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志卷一百二十六

詳校官編修_臣李潢

編修_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助教_臣金學詩

校對官學正_臣徐立綱

謄錄監生_臣于希賢

欽定四庫全書

通志卷一百二十六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三十九

晉

劉弘

陶侃

兄子臻
臻弟與

溫嶠

郗鑒

子愔
愔弟曇
曇子超

子恢
叔父隆

鑒

顧榮

紀瞻

賀循

楊方

薛兼

劉隗

孫波

限伯父訥
訥子時

刁協

子彞
彞子達

戴若思

弟邀

周顗

子閔

應詹

甘卓

鄧騫

卞壺

從父兄敦

劉超

鍾雅

劉弘字和季沛國相人也祖馥魏揚州刺史父靖鎮北將軍弘有幹略政事之才少家洛陽與武帝同居永安里又同年共研席以舊恩起家太子門大夫累遷率更令轉太宰長史張華甚重之由是為寧朔將軍假節監幽州諸軍事領烏丸校尉甚有威惠寇盜屏迹為幽朔所稱以勲德兼茂封宣城公太安中張昌作亂轉使持節南蠻校尉荊州刺史率前將軍趙驤等討昌自方城

至宛新野所向皆平及新野王歆之敗也以弘代為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餘官如故弘遣南蠻長史陶侃為大都護參軍蒯恒為義軍督護牙門將皮初為都戰帥進據襄陽張昌并軍圍宛敗趙驤軍弘退屯梁侃初等累戰破昌前後斬首數萬級及到官昌懼而遁其眾悉降荆土平初弘之退也范陽王虓遣長水校尉張奕領荊州弘至奕不受代舉兵距弘弘遣軍討奕斬之表請專輒之罪優詔答之張昌竄于下雋山弘遣軍討

昌斬之悉降其衆時荆部守宰多缺弘請補選帝從之
弘乃叙功銓德隨才補授甚為論者所稱乃表曰被中
詔勅臣隨資品選補諸缺吏夫慶賞威刑非臣所專且
知人則哲聖帝所難非臣闇蔽所能斟酌然方事有機
毫釐宜慎謹奉詔書差所應用蓋崇化莫若貴德則所
以濟屯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也頃者多難溥朴彌凋
臣輒以徵士伍朝補零陵太守庶以懲波蕩之弊養退
讓之操臣不以武前退於宛長史陶侃參軍蒯恒牙門

皮初勦力致討蕩滅姦凶侃恒各以始終軍事初為都戰帥忠勇冠軍漢沔清肅實初等之勲也司馬法賞不踰時欲人知為善之速福也若不超報無以勸徇功之士慰熊羆之志臣以初補襄陽太守侃為府行司馬使典論功事恒為山都令詔惟令臣以散補空缺然沔鄉令虞潭忠誠烈正首唱義舉舉善以教不能者勸臣輒特轉潭補醴陵令南郡廉吏仇勃母老疾困賊至守衛不移以致拷掠幾至隕命尚書令史郭貞張昌以為尚

書郎欲訪以朝議遁逃不出昌質其妻子避之彌遠勃
孝篤著於臨危貞忠屬於彊暴雖各四品皆可以訓獎
臣子長益風教臣輒以勅為歸鄉令貞為信陵令皆功
行相參循名校實條列行狀公文具上朝廷以初雖有
功襄陽又是名郡名器宜慎不可授初乃以前東平太
守夏侯陟為襄陽太守餘並從之陟弘之壻也弘下教
曰夫統天下者宜與天下同心化一國者宜與一國為
任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

為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勲宜見酬
報詔聽之弘於是勸課農桑寬刑省賦歲用有年百姓
愛悅弘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嘆聲甚苦遂呼省之兵
年過六十羸疾無襦弘愍之乃謫罰主者遂給韋袍複
帽轉以相付舊制峴方二山澤中不聽百姓捕魚弘下
教曰禮名山大澤不封與衆共其利今公私兼并百姓
無復厝手地當何謂邪速改此法又酒室中云齋中酒
聽事酒猥酒同用麴米而優劣三品投醪當與三軍同

其厚薄自今不得分別時益州刺史羅尚為李特所敗遣使告急請糧弘移書賸急而州府綱紀以運道懸遠文武匱乏欲以零陵一運米五千斛與尚弘曰諸君未之思耳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遂以零陵米三萬斛給之尚賴以自固于時流人在荊州十萬餘戶羈旅貧乏多為盜賊弘乃給其田種糧食擢其賢才隨資叙用時總章太樂伶人避亂多至荊州或勸可作樂者弘曰昔劉景升以禮壞樂崩命杜夔

為天子合樂樂成欲庭作之變曰為天子合樂而庭作
之恐非將軍本意吾嘗為之歎息今主上蒙塵吾未能
展効臣節雖有家伎猶不宜聽况御樂哉乃下郡縣使
安慰之須朝廷旋返送還本署論平張昌功應封次子
一人縣侯弘上䟽固讓許之進拜侍中鎮南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惠帝幸長安河間王顥挾天子詔弘為劉
喬繼援弘以張方殘暴知顥必敗遣使受東海王越節
度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前廣漢太守羊

冉說弘以從橫之事弘大怒斬之河間王顥使張光為
順陽太守南陽太守衛展說弘曰彭城王前東奔有不
善之言張光太宰腹心宜斬光以明向背弘曰宰輔得
失豈張光之罪危人自安君子弗為也展深恨之陳敏
寇揚州引兵欲西上弘乃解南蠻校尉以授前北軍中
候蔣超統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以大衆屯于
夏口又遣治中何松領建平宜都襄陽三郡兵屯巴東
為羅尚後繼又加平南太守應詹寧遠將軍督三郡水

軍繼蔣超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或有間侃者弘不疑之乃以侃為前鋒督護委以討敏之任侃遣子及兄子為質弘遣之曰賢叔征行君祖母年高便可歸也匹夫之交尚不負心何況大丈夫乎陳敏竟不敢闕境永興三年詔進號車騎將軍開府及餘官如故弘每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及東海王越奉迎大駕弘遣參軍劉盤為督護率諸軍會之盤既旋弘自以老病

將解州及校尉適分授所部未及表上卒于襄陽士女
嗟痛若喪所親矣初城都王頴南奔欲之本國弘距之
及弘卒弘司馬郭勸欲推頴為主弘子璠追遵父志於
是墨經率府兵討勸戰於濁水斬之襄沔肅清初東海
王越疑弘與劉喬貳于己雖下節度心未能安及弘距
頴璠又斬勸朝廷嘉之越手書與璠贊美之表贈弘新
城郡公謚曰元以高密王略代鎮寇盜不禁詔起璠為
順陽內史江漢之間翕然歸心及略薨山簡代之簡至

知璠得衆心恐百姓逼以為主表陳之由是徵璠為越騎校尉璠亦深慮逼迫被書便輕至洛陽然後遣迎家累僑人侯脫路難等相率衛送至都然後辭去南夏遂亂父老追思弘雖甘棠之詠召伯無以過也

陶侃字士行本鄱陽人也吳平徙家廬江之尋陽父丹吳揚武將軍侃早孤貧為縣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得雙髮以易酒肴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及逵去侃追送百餘里逵曰卿

欲仕郡乎侃曰欲之困於無津耳逵過廬江太守張夔
稱美之夔召為督郵領枌陽令有能名遷主簿會州部
從事之郡欲有所案侃閉門部勒諸吏謂從事曰若鄙
郡有違自當明憲直繩不宜相逼若不以禮吾能禦之
從事即還夔妻有疾將迎醫於數百里時正寒雪諸綱
紀皆難之侃獨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小君猶母也安有
父母之疾而不盡心乎乃請行衆咸服其義長沙太守
萬嗣過廬江見侃虛心敬悅曰君終當有大名命其子

與之結友而去夔察侃為孝廉至洛陽數詣張華華初以遠人不甚接遇侃每往神無忤色華後與語異之除郎中伏波將軍孫秀以亡國支庶府望不顯中華人士恥為掾屬以侃寒官召為舍人時豫章國郎中令楊暉侃州里也為鄉論所歸侃詣之暉曰易稱貞固足以幹事陶士行是也與同乘見中書郎顧榮榮甚奇之吏部郎溫雅謂暉曰奈何與小人共載暉曰此人非凡器也尚書樂廣欲會荆揚士人武庫令楊慶進侃於廣人或

非之慶曰此子終當遠到復何疑也慶後為吏部令史
舉侃補武岡令與太守呂岳有嫌棄官歸為郡小中正
會劉弘為荊州刺史將之官辟侃為南蠻長史遣先向
襄陽討賊張昌破之弘既至謂侃曰吾昔為羊公參軍
謂吾其後當居身處今相觀察必繼老夫矣後以軍功
封東鄉侯邑千戶陳敏之亂弘以侃為江夏太守加鷹
揚將軍侃備威儀迎母官舍鄉里榮之敏遣其弟恢來
寇武昌侃出兵禦之隨郡內史扈瑗聞侃於弘曰侃與

敏有鄉里之舊居大郡統彊兵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豈有是乎侃潛聞之遽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弘以自固弘引為參軍資而遣之又加侃為督護使與諸軍并力距恢侃以運船為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耳於是擊恢所向必破侃戎政齊肅凡有虜獲皆分士卒身無私焉後以母憂去職嘗有二客來吊不哭而退化為雙鶴冲天而去時人異之服闋參東海王越軍事江

州刺史華軼表侃為揚武將軍使屯夏口又以臻為參軍軼與元帝素不平臻懼難作託疾而歸白侃曰華彥夏有憂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與琅邪不平難將作矣侃怒遣臻還軼臻遂東歸於帝帝見之大悅命臻為參軍加侃奮威將軍假赤幢曲蓋輅車鼓吹侃乃與華軼告絕頃之遷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劫果至生獲數人是西陽王羨之左右促即遣兵逼羨令出向賊侃整

陣於釣臺為後繼兼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
陸肅清流亡者歸之盈路侃竭資振給焉又立夷市於
郡東大收其利而帝使侃擊杜弢令振威將軍周訪廣
武將軍趙誘受侃節度侃令二將為前鋒兄子輿為左
甄擊賊破之時周顗為荊州刺史先鎮潯水城賊掠其
良口侃使部將朱伺救之賊退保泠口侃謂諸將曰此
賊必更步向武昌吾宜還城晝夜三日行可至卿等誰
能忍飢鬪邪部將吳寄曰要欲十日忍飢晝當擊賊夜

分捕魚足以相濟侃曰卿健將也賊果增兵來攻侃使朱伺等逆擊大破之獲其輜重殺傷甚衆遣參軍王貢告捷於王敦敦曰若無陶使便失荊州矣伯仁方入境便為賊所破不知那得刺史貢對曰鄱州方有事難非陶龍驤莫可敦然之即表拜侃為使持節寧遠將軍南蠻校尉荊州刺史領西陽江夏武昌鎮于沱口又移入沔江遣朱伺等討江夏賊殺之賊王冲自稱荊州刺史據江陵王貢還至竟陵矯侃命以杜曾為前鋒大督護

進軍斬冲悉降其衆侃召曾不到貢又恐矯命獲罪遂
與曾舉兵反擊侃督護鄭攀於沌陽破之又敗朱伺於
沔口侃欲退入涓中部將張奕將貳於侃詭說曰賊至
而動衆必不可侃惑之而不進無何賊至果為所敗賊
鈞侃所乘艦侃窘急走入小船朱伺力戰僅而獲免張
奕竟奔于賊侃坐免官王敦表以侃白衣領職侃復率
周訪等進軍入湘使都尉楊舉為先驅擊杜弢大破之
屯兵于城西侃之佐史辭詣王敦叙侃前後功績雖中

嘗敗衄當以功過相掩而橫為主者所責重加黜削宜蒙申宥敦於是奏復侃官弢將王貢精卒三千出武陵江誘五溪蠻夷以舟師斷官運徑向武昌侃使鄭攀及伏波將軍陶延夜趣巴陵潛師掩其不備大破之斬千餘級降萬餘口貢遁還湘城賊中離沮杜弢遂疑張奕而殺之衆情益懼降者滋多王貢復挑戰侃遙謂之曰杜弢為益州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為隨之也天下寧有白頭賊乎貢初橫腳馬上侃言訖貢

歛容下脚辭色甚順侃知其可動復令喻之截髮為信
貢遂來降而弢敗走進克長沙獲其將毛寶高寶梁堪
而還王敦深忌侃功侃將還江陵欲詣敦別皇甫方回
及朱伺諫以為不可侃不從敦果留侃不遣左轉廣州
刺史平越中郎將以王廙為荊州侃之佐吏將士詣敦
請留侃敦怒不許侃將鄭攀蘇溫馬雋等不欲南行遂
西迎杜曾以距廙敦意攀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
出而復迴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斷當裁天下何

此不決乎因起如廁諮議參軍梅陶長史陳頌言於敦
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
應者乎敦意遂解於是盛設饌以餞之侃便夜發敦引
其子瞻為參軍侃既達豫章見周訪流涕曰非卿外援
我殆不免侃因進至始興先是廣州人背刺史郭納迎
長沙人王機為刺史機復遣使詣王敦乞為交州敦從
之而機未發會杜弘據臨賀因機乞降勸弘取廣州弘
遂與溫邵及交州秀才劉沉俱謀反或勸侃且住始興

觀察形勢侃不從直至廣州弘遣使偽降侃知其詐先
於封口起發石車俄而弘率輕兵而至知侃有備乃退
侃追擊大破之執劉沉於小桂又遣部將許高討機斬
之傳首京都諸將皆請承勝擊溫邵侃笑曰吾威名已
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足耳於是下書諭之邵懼而
走追獲於始興以功封柴桑侯食邑四千戶侃在州無
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
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

也太興初進號平南將軍尋加都督交州軍事及王敦舉兵反詔侃以本官領江州刺史尋轉都督湘州刺史敦得志上侃復本職加散騎常侍時交州刺史王諒為賊梁碩所陷侃遣將高寶進擊平之以侃領交州刺史錄前後功封次子夏為都亭侯進號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王敦平遷都督荆雍益梁州諸軍事并前所領交廣江寧共八州領護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荆州刺史楚郢士女莫不相慶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

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歛膝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
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
踈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人猶惜寸陰至於衆
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
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令取其酒器蒲
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將則加鞭扑曰擣蒲者牧猪奴
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
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有奉饋者

皆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殖家給人足時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廳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釘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暨蘇峻作亂京都不守侃子瞻為賊所害平

南將軍溫嶠要侃同赴朝廷初明帝崩侃不在顧命之例深以為恨答嶠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嶠固請之因推為盟主侃乃遣督護龔登率眾赴嶠而又追廻嶠以峻殺其子重遣書以激怒之侃妻龔氏亦固勸自行於是便戎服登舟星言兼邁瞻喪至不臨五月與溫嶠庾亮等俱會石頭諸軍即欲決戰侃以賊盛不可爭鋒當以歲月智計擒之累戰無功諸將請於查浦築壘監軍部將李根建議請立白石壘侃不從曰若壘不成卿

當坐之根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惟白石峻極顯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滅賊之術也侃笑曰卿良將也乃從根謀夜脩曉訖賊見壘大驚賊攻大業壘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若遣救大業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又從羨言峻果棄大業而救石頭諸軍與峻戰陳陵東侃督護竟陵太守李陽部將彭世斬峻於陣賊衆大潰峻弟逸復聚衆侃與諸軍斬逸於石頭初庾亮少有高名以明穆皇

后之兄受顧命之重蘇峻之禍職亮是由及石頭平懼
侃致討亮用溫嶠謀詣侃拜謝侃遽止之曰庾元規乃
拜陶士行邪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
似不如是導有慚色使人屏之侃旋江陵尋以為侍中
太尉加羽葆鼓吹改封長沙郡公邑三千戶賜絹八千
匹加都督交廣寧七州軍事以江陵偏遠移鎮巴陵遣
諮議參軍張誕討五谿夷降之屬後將軍郭默矯詔殺
平南將軍劉允輒領江州侃聞之曰此必詐也遣將軍

宋夏陳脩率兵據湓口侃以大軍繼之默遣使送奴婢絹百匹寫中詔呈侃參佐多諫曰默不被詔豈敢為此事若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小不出膏懷且劉允為朝廷所禮雖方任非才何緣猥加極刑郭默虜勇所在暴掠以大難新除威綱寬簡欲因隙會騁其從橫耳發使上表討默與王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即用為方州害宰相便為宰相乎導答曰默居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苞含隱忍使其有地一月潛嚴足下軍到

是以得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省書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侃既至默將宗侯縛默父子五人及默將張丑詣侃降侃斬默等默在中原數與石勒等戰賊畏其勇聞侃討之兵不血刃而擒也益畏侃蘇峻將馮鐵殺侃子奔于石勒勒以為戍將侃告勒以故勒召而殺之詔侃都督江州領刺史增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掾屬十二人侃旋于巴陵因移鎮武昌侃命張夔子隱為參軍范逵子眺為湘東太守辟

劉弘曾孫安為掾屬表論梅陶凡微時所荷一殮咸報
遣子斌與南中郎將桓宣西伐樊城走石勒將郭敬使
兄子臻竟陵太守李陽等共破新野遂平襄陽拜大將
軍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上表固讓不受咸和
七年六月疾篤又上表遜位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
過蒙聖朝殊寵今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啟手啓足當復
何恨但以陛下春秋尚富餘寇不誅山陵未反所以憤
慨兼懷不能已已臣前蒙封長沙隕越之日當歸骨國

土臣父母舊葬今在尋陽緣存處亡無心分違已勒國
臣脩遷改之事刻以來秋奉迎窀穸事訖乃告老下
藩不圖所患遂爾縣篤臣間者猶為犬馬之齒尚可小
延欲為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虎是以遣母邱與於巴
東授桓宣於襄陽良圖未叙於此長乖此方之任內外
之要願陛下速選臣代使必得良才奉宣王猷遵成臣
志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陛下雖聖姿天縱英奇日新
方事之殷當賴羣雋司徒導鑒識經遠光輔三世司空

鑒簡素貞正內外惟允平西將軍亮雅量詳明器用周
時即陛下之周召也獻替疇諮敷融政道地平天成四
海幸賴謹遣左長史殷羨奉送所假節麾幢曲盖侍中
貂蟬太尉章荊江州刺史印傳榮戟仰戀天恩悲酸感
結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愆期加督護統領文武侃輿車
出臨津就船明日薨于樊谿時年七十六帝下詔褒顯
勲烈遣兼鴻臚追贈大司馬假蜜章策謚曰桓祠以太
牢侃遺令葬國南二十里故吏刊石立碑畫像於武昌

西侃在軍四十一載雄毅有權明悟善決斷自南陵迄于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蘇峻之役庾亮輕進失利亮司馬殷融詣侃謝曰將軍為此非融等所裁將軍王章至曰章自為之將軍不知也侃曰昔殷融為君子王章為小人今王章為君子殷融為小人侃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諸營種柳都尉夏施盜官柳植之於已門侃後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柳何因盜來此種施惶怖謝罪時武昌號為多士殷浩庾翼等皆為佐

吏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浩等更勸少
進侃悽懷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
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答而言
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
寇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夷
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由非
禦寇也且吳時此城乃三萬兵守今縱有兵守之亦無
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

成之果大敗季年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未亡一年欲
遜位歸國佐吏等苦留之及疾篤將歸長沙軍資器仗
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加管鑰以付王愆期
然後登舟朝野以為美談將出府門顧謂愆期曰老子
婆娑正坐諸君輩尚書梅陶與親人曹識書曰陶公機
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
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常得法外意其為世所重如
此然媵妾數十家僮千餘珍奇寶貨富於天府或云侃

少時漁於雷澤嘗網得一織梭以挂其壁有頃雷雨自化為龍而去又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閤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又嘗如廁見一人朱衣介幘歛版曰以君長者故來相報君後當為公位至八州都督有善相者師圭謂侃曰君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為公若徹於上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血灑壁而為公字以紙裹手公字愈明及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彊兵潛有窺窬之志

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有子十七人唯洪瞻夏琦旗
斌稱範岱見舊史餘者並不顯洪辟丞相掾早卒瞻字
道真少有才器歷廣陵相廬江建昌二郡太守遷散騎
常侍都亭侯為蘇峻所害追贈大鴻臚謚愍悼世子以
夏為世子及送侃喪還長沙夏與斌及稱各擁兵數千
以相圖既而解散斌先往長沙悉取國中器仗財物夏
至殺斌庾亮上疏曰斌雖醜惡罪在難忍然王憲有制
骨肉至親親運刀鋸以刑同體傷父母之恩無惻隱之

心應加放黜以懲暴虐亮表未至都而夏病卒詔復以
瞻息弘襲侃爵仕至光祿勳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延
壽嗣宋受禪降為吳昌侯五百戶琦司空掾旗歷位散
騎常侍郴縣開國伯咸和末為散騎侍郎性甚凶暴卒
子定嗣卒子襲之嗣卒子謙之嗣宋受禪國除斌尚書
郎稱東中郎將南平太守南蠻校尉假節性虓勇不倫
與諸弟不協後加建威將軍咸康五年庾亮以稱為監
江夏隨義陽三郡軍事南中郎將江夏相以本所領二

千人自隨到夏口輕將二百人下見亮亮大會吏佐責稱前後罪惡稱拜謝因罷出亮使人於閭外收之棄市亮上疏曰案稱大司馬侃之孽子父亡不居喪位荒耽于酒昧利貪榮擅攝五郡自謂監軍輒召王官聚之軍府故車騎將軍劉弘曾孫安寓居江夏及將楊恭趙韶並以言色有忤稱放聲當殺安恭懼自赴水而死韶於獄自盡將軍郭開從稱往長沙赴喪稱疑開附其兄弟乃反縛懸頭於帆檣仰而彈之鼓棹渡江二十餘里觀

者數千莫不震駭又多藏匿府兵收坐應死臣猶未忍直上且免其司馬稱肆縱醜言無所顧忌要結諸將欲阻兵構難諸將惶懼莫敢酬答由是姦謀未即發露臣以侃勲勞王室是以依違容掩故表為南中郎將與臣相近思欲有以匡救之而稱豺狼愈甚發言激切不忠不孝莫此之甚苟利社稷義有專斷輒收稱伏法範最知名太元初為光祿勲岱散騎常侍侃兄子臻字彥遐有勇略智謀賜爵當陽亭侯咸和中為南郡太守領南

蠻校尉假節卒官追贈平南將軍謚曰肅臻弟興果烈
善戰以功累遷武威將軍初賊張奕本中州人元康中
被差西征遇天下亂遂留蜀至是率三百餘家欲就杜
弢為侃所獲諸將請殺其丁壯取其妻息興曰此本官
兵數經戰陣可赦之以為用侃赦之以配興及侃與杜
弢戰敗賊以桔槔打沒官軍船艦軍中失色興率輕軻
出其上流以擊之所向輒剋賊又率眾將焚侃輜重興
又擊破之自是每戰輒剋賊望見輿軍相謂曰避陶武

威無敢當者後與杜弼戰輿被重創卒侃哭之慟曰喪
吾家寶三軍皆為之垂泣詔贈長沙太守

溫嶠字太真司徒羨弟之子也父憺河東太守嶠性聰
敏有識量博學能屬文少以孝悌稱於邦族風儀秀整
美於談論見者皆愛悅之年十七州郡辟召皆不就司
隸命為都官從事散騎常侍庾敳有重名而頗聚歛嶠
舉奏之京都振肅後舉秀才灼然司徒辟東閣祭酒補
上黨潞令平北大將軍劉琨妻嶠之從母也琨深禮之

請為參軍琨遷大將軍嶠為從事中郎上黨太守加建威將軍督護前鋒軍事將兵討石勒屢有戰功琨遷司空以嶠為右司馬于時并土荒殘寇盜羣起石勒劉聰跨帶疆場嶠為之謀主琨所憑恃焉屬二都傾覆社稷絕祠元帝初鎮江左琨誠繫王室謂嶠曰昔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今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子其行乎對曰嶠雖無管張之才而明公有桓文之志欲建匡合之功豈敢辭

命乃以為左長史檄告華夷奉表勸進嶠既至引見具
陳琨忠誠志在効節因說社稷無主天人繫望辭旨慷慨
舉朝屬目帝器而嘉焉王導周顗謝鯤庾亮桓彝等
並與親善于時江左草創綱維未舉嶠殊以為憂及見
王導共談歡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復何慮屢求反
命不許會琨為段匹磾所害嶠表琨忠誠雖勲業不遂
然家破身亡宜在褒崇以慰海內之望帝然之除散騎
侍郎初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其後

母亡嶠阻亂不獲歸葬由是固讓不拜苦請北歸詔三
司八座議其事皆曰昔伍員志復私讎先假諸侯之力
東奔闔閭位為上將然後鞭荆王之尸若嶠以母未葬
沒在胡虜者乃應竭其智謀仰憑皇靈使逆寇冰消反
哀墓次豈可稍以乖嫌廢其遠圖哉嶠不得已乃受命
後歷驃騎王導長史遷太子中庶子及在東宮深見寵
遇太子與為布衣之交數陳規諷又獻侍臣箴甚有弘
益時太子起西池樓觀頗為勞費嶠上疏以為朝廷草

創巨寇未滅宜應儉以率下務農重兵太子納焉王敦
舉兵內向六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鞶諫曰臣聞
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
下太子乃止明帝即位拜侍中機密大謀皆所參綜詔
命文翰亦悉豫焉俄轉中書令嶠有棟梁之任帝親而
倚之甚為王敦所忌因請為左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
陵縱嶠諫敦曰昔周公之相成王勞謙吐握豈好勤而
惡逸哉誠由處大任者不可不爾而公自還輦轂入輔

朝政闕拜覲之禮簡人臣之儀不達聖心者莫不於邑
昔帝舜服事唐堯伯禹竭身虞庭文王雖盛臣節不僭
故有底人之大德必有事君之小心俾芳烈奮乎百世
休風流乎萬祀至聖遺軌所不宜忽也願思舜禹文王
服事之勤惟公旦吐握之事則天下幸甚敦不納嶠知
其終不悟於是謬為設敬綜其府事干說密謀以附其
欲深結錢鳳為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
知人之稱鳳聞而悅之深結好於嶠會丹陽尹缺嶠說

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宜得文武兼能公宜自選其才若
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嶠誰可作者嶠曰愚謂
錢鳳可用鳳亦推嶠嶠偽辭之敦不從表補丹陽尹嶠
猶懼錢鳳為之姦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
及飲嶠因偽醉以手版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
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
橫流出閣復入如是再三然後即路及發後鳳說敦曰
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

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猶是鳳謀不行而嶠得還都乃具奏敦之逆謀請先為之備及敦構逆加嶠中壘將軍持節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敦與王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表誅姦臣以嶠為首募生得嶠者當自拔其舌及王含錢鳳奄至都下嶠燒朱雀桁帝怒之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何惜一橋賊果不得渡嶠自率衆與賊夾水戰擊王含敗之復督劉遐追錢鳳於江寧事平封建寧縣開國

公賜絹五千四百匹進號前將軍時制王敦綱紀除名
參佐禁錮嶠上疏曰王敦剛愎不仁忍行殺戮親任小
人踈遠君子朝廷所不能抑骨肉所不能間處其朝者
恒懼危亡故人士結舌道路以目誠賢人君子道窮數
盡遵養時晦之辰也且敦為大逆之日拘錄人士自免
無路原其私心豈遑晏處如陸玩羊曼劉允蔡謨郭璞
嘗與臣言備知之矣必其凶悖自可罪人斯得如其枉
入姦黨宜施之以寬加以玩等之誠聞於聖聽當受同

賊之責實負其心陛下仁聖今弘思求允中臣階緣博
納干非其事誠在愛才不忘忠益帝從之是時天下凋
弊國用不足詔公卿以下詣都坐論時政之所先嶠因
奏軍國要務七事其一曰益壽陽之戍以保固徐豫其
二曰勸課農桑使百姓殷實其三曰緣江戍兵皆令開
荒屯田其四曰省并官曹以貴清公其五曰致籍田廩
犧之官以供祭祀其六曰妙選使命務取高品其七曰
除三族之制使罪不相及議奏多納之帝疾篤嶠與王

導欵鑒庾亮陸曄卞壺等同受顧命時歷陽太守蘇峻
藏匿亡命朝廷疑之征西將軍陶侃有威名於荆楚又
以西夏為虞故使嶠為上流形援咸和初代應詹為江
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甚有惠政甄異行
能親祭徐孺子之墓又陳豫章十郡之要宜以刺史居
之尋陽濱江都督應鎮其地今以州帖府進退不便且
古鎮將多不領州皆以文武形勢不同故也宜選單車
刺史別撫豫章專理黎庶詔不許在鎮見王敦畫像曰

敦大逆宜加斲棺之戮受崔杼之刑古人闔棺而定謚
春秋大居正崇王父之命未有受戮於天子而圖形於
羣下命削去之嶠聞蘇峻之徵也慮必有變求還朝以
備不虞不聽未幾而蘇峻果反嶠屯尋陽遣督護王愆
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等率舟師赴難及京
師傾覆嶠聞之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俄而庾亮
來奔宣太后詔進嶠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曰今
日之急殄寇為先未效勲庸而逆受榮寵非所聞也何

以示天下乎因辭不拜時亮雖奔敗嶠每推崇之分兵給亮遣王愆期等要陶侃同赴國難侃恨不受顧命不許嶠初從之後用其部將毛寶說復固請侃行語在寶傳初嶠與庾亮相推為盟主嶠從弟充言於嶠曰征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嶠於是遣王愆期奉侃為盟主侃許之遣督護龔登率兵詣嶠嶠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千灑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鎮辭旨慷慨聞者感激時陶侃雖許自下而未發復追其督護龔登嶠重

與侃書曰僕謂軍有進而無退宜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剋後月半大舉南康建安晉安三郡軍並在路次同赴此會惟須仁公所統至便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啟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當如常山之蛇首尾相衛又唇齒之喻也恐惑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之且自頃之顧綢

繆往來情深義重著於人士之口一旦有急亦望仁公
悉衆見救況社稷之難惟僕偏當一州州之文武莫不
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荆楚西逼彊
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
今日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顛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為
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義開國承家銘之天府退當以
慈父雪愛子之痛約峻凶逆無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刑
近日来者不可忍見骨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

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今出軍既緩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為敗於幾成也顧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峻時殺侃子瞻由是侃激厲遂率所統與嶠亮同超京師戎卒六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百里直指石頭次于蔡洲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時祖約據歷陽與峻為首尾見嶠等軍盛謂其黨曰吾本知嶠能為四公子之事今果然矣峻聞嶠將至逼大駕幸石頭時峻軍多馬南軍杖舟楫不敢輕與爭鋒用將軍李根

計據白石築壘以自固使庾亮守之賊步騎萬餘來攻不下而退追斬二百餘級嶠又於四望礮築壘以逼賊曰賊必爭之設伏以逸待勞是制賊之一奇也是時義軍屢戰失利嶠軍食盡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為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荊州接胡蜀二虜倉廩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算但今歲計殄賊不為晚也嶠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仗義故

也約峻小豎為海內所患今日之舉決在一戰峻勇而無謀藉驕勝之勢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膽墜地嶠等與公並受國恩是致命之日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身雖灰滅不足以謝責於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騎猛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反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侃無以對遂留不去嶠於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皇

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涕流覆面三軍
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亮嶠率精勇一萬從
白石以挑戰時峻勞其將士因醉突陣馬躓為侃將所
斬峻弟逸及子碩嬰城自固嶠乃立行臺布告天下凡
故吏二千石臺郎御史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
司徒王導因奏嶠侃錄尚書遣閒使宣旨並讓不受賊
將匡術以臺城來降為逸所擊求救於嶠江州別駕羅
洞曰今水暴長救之不便不如攻榻杭榻杭軍若敗術

圍自解嶠從之遂破賊石頭軍奮威長史滕含抱天子
奔于嶠船時陶侃雖為盟主而處分規略一出於嶠及
賊滅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封始安
郡公邑三千戶初峻黨路冰佞術賈寧中塗悉以衆歸
附王導將褒顯之嶠曰術輩首亂罪莫大焉晚雖改悟
未足以補前失全其首領為幸已過何可復寵授哉導
無以奪朝議將留嶠輔政嶠以王導先帝所任固辭還
藩復以京邑荒殘資用不給嶠借資畜具器用而後旋

于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
燬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
著赤衣者嶠其夜夢人謂已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
照也意甚惡之嶠先有齒疾至是拔之因中風至鎮未
旬而卒時年四十二江州士庶聞之莫不相顧而泣帝
下冊書褒顯追贈侍中大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公如故
賜錢百萬布千匹謚曰忠武祠以太牢初葬于豫章後
朝廷追嶠勲德將為造大墓於元明二帝陵之北陶侃

上表曰故大將軍嶠忠誠著於聖世勲業感于人神非
臣筆墨所能稱陳臨卒之際與臣書別臣藏之篋笥時
時省視每一思述未嘗不中夜撫膺臨飯酸噎人之云
亡嶠實當之謹寫嶠書上呈伏惟陛下既垂御省傷其
情旨死不忘忠身沒黃泉追恨國恥獎臣勦力救濟艱
難使亡而有知抱恨結草豈樂今日勞費之事願陛下
慈恩停其移葬使嶠棺柩無風波之危魂靈安於后土
詔從之其後嶠後妻何氏卒子放之便載喪還都詔葬

建平陵北并贈嶠前妻王氏及何氏始安夫人印綬放
之嗣爵少歷清官累至給事黃門侍郎以貧求為交州
朝廷許之王述與會稽王賤曰放之溫嶠之子宜見優
異而投之嶺外竊用愕然願遠存周禮近參人情則望
實惟允時竟不納放之既至南海甚有威惠將征林邑
交趾太守杜寶別駕阮期並不從放之以其沮衆誅之
勒兵而進遂破林邑而還卒于官弟式之新建縣侯位
至散騎常侍

郝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慮之元孫也少孤貧博覽經籍躬耕隴畝吟詠不輟以儒雅著名趙王倫辟為掾知倫有不臣之跡稱疾去職及倫篡其黨皆至大官而鑒閉門自守不染逆節惠帝反正參司空軍事累遷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東海王越辟為主簿舉賢良不行征東大將軍荀晞檄為從事中郎晞與越方以力爭鑒不應其召從兄旭晞之別駕恐禍及已勸之赴召鑒終不迴晞亦不之逼也及京師不守寇難鋒起

鑒遂陷於陳午賊中邑人張寔先求交於鑒鑒不許至是寔於午營來省鑒疾既而卿鑒鑒謂寔曰相與邦壤義不及通何可怙亂至此邪寔大慚而退午以鑒有名於世將逼為主鑒逃而獲免午尋潰散鑒得歸鄉里于時所在飢荒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義者相與資贍鑒復分所得以卹宗族及鄉曲孤老賴而全濟者甚多咸相謂曰今天子播越中原無伯當依仁德可以後亡遂共推鑒為主與千餘家俱避難於魯之嶧山元帝初鎮

江左承制假鑒龍驤將軍兖州刺史鎮鄒山時荀藩用
李述劉琨用兄子演並為兖州各屯一郡以力相傾闔
州編戶莫知所適又徐龕石勒左右交侵日尋干戈外
無救援百姓饑饉或掘野鼠蟄鷺而食之終無叛者三
年間衆至數萬帝就加輔國將軍都督兖州諸軍事永
昌中徵拜領軍將軍既至轉尚書以疾不拜時明帝初
即位王敦專制內外危逼謀仗鑒為外援由是拜安西
將軍兖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假節鎮合肥敦

忌之表為尚書令徵還道經姑孰與敦相見敦謂曰樂
彥輔短才耳後生流宕言違名檢考之以實豈勝滿武
秋邪鑒曰擬人必於其倫彥輔道韻平淡體識冲粹處
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及愍懷太子之廢可謂柔而
有正武秋失節之士何可同日而言敦曰愍懷廢徙之
際交有危機之急人何能以死守之乎以此相方其不
減明矣鑒曰丈夫既潔身北面義同在三豈可偷生屈
節覲顏天壤邪苟道數終極固當存亡以之耳敦素懷

無君之心聞鑒言大忿之遂不復相見拘留不遣敦之
黨與毀譖日至鑒舉止自若初無懼心敦謂錢鳳曰郗
道徽儒雅之士名位既重何得害之乃放還臺鑒遂與
帝謀滅敦既而錢鳳攻逼京師假鑒節加衛將軍都督
從駕諸軍事鑒以無益事實固辭不受軍號時議者以
王含錢鳳衆力百倍苑城小而不固宜及軍勢未成大
駕自出距戰鑒曰羣逆縱逸其勢不可當可以算屈難
以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百姓懲往年之暴

皆人自為守乘逆順之勢何往不剋且賊無經略遠圖
惟是豕突一戰曠日持久必啓義士之心令謀猷得展
今以此弱力敵彼彊寇決勝負於一朝定成敗於呼吸
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何補於既往哉帝從之鑒以
尚書令領諸屯營及鳳等平溫嶠上議請宥敦佐吏鑒
以為先王崇君臣之教故貴伏死之節昏亡之主故開
待放之門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居逆亂之朝無出關
之標準之前訓宜加義責又奏錢鳳母年八十宜蒙全

宥乃從之封高平侯賜絹四千八百匹帝以其有器望
萬機動靜輒問之乃詔鑒特草上表疏以從簡易王導
議欲贈周札官鑒以為不合語在札傳導不從鑒於是
駭之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緣札開門令王師不振若
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為幽厲邪朝廷雖無
以難而不能從俄遷車騎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軍事
兗州刺史假節鎮廣陵尋而帝崩鑒與王導卞壺溫嶠
庾亮陸曄等並受遺詔輔少主進位車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咸和初領徐州刺史及祖約蘇峻反鑒聞難便欲率所領東赴詔以止寇不許於是遣司馬劉矩領三千人宿衛京都尋而王師敗績矩遂退還中書令庾亮宣太后口詔進鑒為司空鑒去賊密邇城孤糧絕人情業業莫有固志奉詔流涕設壇場刑白馬大誓三軍鑒登壇慷慨三軍爭為用命及遣將軍夏侯長閒行謂平南將軍溫嶠曰今賊謀欲挾天子東入會稽宜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

然後靜鎮京口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東
道既斷糧運自絕不過百日必自潰矣嶠深以為然及
陶侃為盟主進鑒都督揚州八郡軍事時撫軍將軍王
舒輔國將軍虞潭皆受鑒節度率衆度江與侃會于茹
子浦鑒築白石壘而據之會舒潭戰不利鑒與後將軍
郭默還丹徒立大業曲阿虔亭三壘以拒賊而賊將張
健來攻大業城中乏水郭默窘迫遂突圍而出三軍失
色參軍曹納以為大業京口之扞一旦不守賊方軌而

前勸鑒退還廣陵以俟後舉鑒乃大會僚佐責納曰吾蒙先帝厚顧荷付託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以報今彊寇在郊衆心危逼君腹心之佐而生長異端當何以率先義衆鎮一三軍邪將斬之久而乃釋會峻死大業圍解及蘇逸等走吳興鑒遣參軍李閔追斬之降男女萬餘口拜司空加侍中解八郡都督更封南昌縣公以先爵封其子曇時賊帥劉徵聚衆數千浮海抄東南諸縣鑒遂城京口加都督揚州之晉陵吳郡諸軍事率衆

討平之進位太尉後以寢疾上疏遜位言臣忝位過才
曾無以報頃疾彌留命在旦夕輒以府事付長史劉遐
而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或逼遷徙或是新附百姓懷
土皆有歸本之心臣宣國恩示以好惡處其田宅漸得
少安聞臣疾篤衆情駭動若當北渡必啓寇心太常臣
謨平簡貞正素望所歸謂可為都督徐州刺史臣亡兄
息晉陵內史邁謙愛養士甚為流亡所宗又是臣門戶
子弟堪任兗州刺史公家之事知無不為是以敢希祁

奚之舉疏奏以蔡謨為鑒軍司鑒尋薨時年七十一帝
朝晡哭于朝堂遣御史持節護喪事贈禮一依溫嶠故
事冊書哀悼追贈太宰謚曰文成祠以太牢初鑒值永
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飴之時兄
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携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飢困以
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遂獨往食訖以
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邁位至護
軍翼為剡縣令鑒之薨也翼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席

苦心喪三年二子愔曇愔字方回少不交競弱冠除散騎侍郎不拜性至孝居父母憂殆將滅性服闋襲爵南昌公徵拜中書侍郎驃騎何充輔政征北將軍褚裒鎮京口皆以愔為長史再遷黃門侍郎時吳郡閻守欲以愔為太守愔自以資望少不宜超蒞大郡朝議嘉之轉為臨海太守會弟曇卒益無處世意在郡優游頗稱簡默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詢並有邁世之風俱棲心絕穀脩黃老之術後以疾去職乃築宅章安有終焉之志

十許年間人事頃絕簡文帝輔政與尚書僕射江彪等
薦惜於是徵為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既到更除太常
固讓不拜深抱冲退樂補遠郡從之出為輔國將軍會
稽內史大司馬桓溫以惜與徐兗有故義乃遷惜都督
徐兗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兗二州刺史假節
雖居藩鎮非其好也俄屬桓溫北伐惜請督所部出河
上用其子超計以已非將帥才不堪軍旅又固辭解職
勸溫并領已所統轉冠軍將軍會稽內史及帝踐阼就

加鎮軍都督浙江東五郡軍事久之以年老乞骸骨因
居會稽徵拜司空詔書優美敦獎殷勤固辭不起太元
九年卒時年七十二追贈侍中司空謚曰文穆三子超
融冲超最知名超字景興一字嘉賓少卓犖不羈有曠
世之度交遊士林每存勝拔善談論義理精微愔事天
師道而超奉佛愔又好聚斂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超
所取超性好施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其任心獨詣皆
此類也桓溫辟為征西大將軍掾溫遷大司馬又轉為

參軍溫英氣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嘗謂不能測遂傾
意禮待超亦深自結納時王珣為溫主簿亦為溫所重
府中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髯珣
短故也尋除散騎侍郎時愔在北府徐州人多勁悍溫
常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而愔闇於事
機遣牋詣溫欲共獎王室修復園陵超取視寸寸毀裂
乃更作牋自陳老病甚不堪人間乞閑地自養溫得牋
大喜即轉愔為會稽太守溫懷不軌欲立霸王之基超

為之謀謝安與王坦之嘗詣溫論事溫令超帳中卧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欬生可謂入幕之賓矣太和中溫將伐慕容氏於臨漳超諫以道遠汴水又淺運道不通溫不從遂引軍自濟入河超又進策於溫曰清水入河無通運理若寇不戰運道入難因資無所實為深慮也今盛夏悉力徑造鄴城彼伏公威畧必望陣而走退還幽朔矣若能決戰則呼吸可定設欲城鄴難為功力百姓布野盡為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但恐此計輕

決公必務其持重耳若此計不從便當頓兵河濟控引糧運令資儲充備足及來夏雖如賒遲終亦濟剋若捨此二策而連軍西進進不速決退必愆乏賊因此勢日月相引僂俛秋冬船道澁滯且北土早寒三軍裹褐者少恐不可以涉冬此大限閱非唯無食而已溫不從果有枋頭之敗溫深慚之尋而有壽陽之捷問超曰此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厭有識之情也既而超就溫宿中夜謂溫曰明公都有慮不溫曰卿欲有所言邪超

曰公既居重任天下之責將歸於公矣若不能行廢立大事為伊霍之舉者則不足鎮壓四海震服宇內豈可不深思哉溫既素有此計深納其言遂定廢立超始謀也遷中書侍郎謝安嘗與王文度共詣超日旰未得前文度便欲去安曰不能為性命忍俄頃邪其權重當時如此轉司徒左長史母喪去職嘗謂其父名公之子位遇應在謝安右而安入掌機權惜優游而已常懷憤憤發言慷慨由是與謝氏不睦安亦深恨之服闋除散騎

常侍不起以為臨海太守加宣威將軍不拜年四十二
先愔卒初超雖實黨桓氏以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
亡出一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傷慙
為弊我亡後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燒之愔後果
哀悼成疾門生依旨呈之則悉與溫往返密計愔於是
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凡超所交皆一時秀
美雖寒門後進亦拔而友之及亡之日貴賤操筆而為
誄者四十餘人其為人所宗貴如此王獻之兄弟自超

未亡見愔常躡屣問訊甚修舅甥之禮及超死見愔慢
怠屣而候之命席便遷延辭避愔每慨然曰使嘉賓不
死鼠子敢爾邪性好聞人棲遁有能辭榮拂衣者超為
之起屋宇作器服畜僕豎費百金而不吝又沙門支遁
以清談著名于時風流勝貴莫不崇敬以為造微之功
足參諸正始而遁常重超以為一時之雋甚相知賞超
無子從弟儉之以子僧施嗣僧施字惠脫襲爵南昌公
弱冠與王綏桓允齊名累居清顯領宣城内史入補丹

陽尹劉毅鎮江陵請為南蠻校尉與毅俱誅國除曇字重熙少賜爵東安縣開國伯司徒王導辟祕書郎朝論以曇名臣之子每逼以憲制年三十始拜通直散騎侍郎遷中書侍郎簡文帝為撫軍引為司馬尋除尚書吏部郎拜御史中丞時北中郎荀羨有疾朝廷以曇為羨軍司加散騎常侍頃之羨徵還仍除北中郎將都督徐兗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鎮下邳後與賊帥傅末波等戰失利降號建威將軍尋卒

年四十二追贈北中郎謚曰簡子恢嗣恢字道允少襲父爵散騎侍郎累遷給事黃門侍郎領太子右衛率恢身長八尺美鬚髯孝武帝深器之以為有藩伯之望會朱序自表去職擢恢為梁秦雍司荆揚并等州諸軍事建威將軍雍州刺史假節鎮襄陽恢甚得關隴之和降附者動以千計而姚萇將竇衝來降拜東羌校尉衝後舉兵反入漢川襲梁州時關中有巴蜀之衆皆背萇據弘農以結苻登而登署衝為左丞相徙屯華陰河南太

守楊佺期遣上黨太守荀靜戍皇天塢以距之衝數來
攻恢遣將軍趙睦守金墉城而佺期率衆次湖城討衝
走之尋而慕容垂圍慕容永於潞川永窮蹙遣其子弘
求救於恢并獻玉璽一紐恢獻璽於臺又陳垂若并永
其勢難測今於國計謂宜救永永垂並存自為仇讎連
雞不棲無能為患然後乘機雙斃則河北可平孝武帝
以為然詔王恭庾楷救之未及發而永沒楊佺期以疾
去職恢以隨郡太守夏侯宗之為河南太守戍洛陽姚

萇遣其子略攻湖城及上洛又使其將楊佛嵩圍洛陽
恢遣建武將軍辛恭靜救洛陽梁州刺史五正允率衆
出子午谷以為聲援略懼而退恢以功進征虜將軍又
領秦州刺史加督隴上軍時魏氏彊盛山陵危逼恢遣
江夏相鄧啓方等以萬人距之與魏主拓跋珪戰于滎
陽大敗而還及王恭討王國寶桓元殷仲堪皆舉兵應
恭恢與朝廷犄角元等襄陽太守夏侯宗之府司馬郭
毗並以為不可恢皆殺之既而元等退守尋陽以恢為

尚書將家還都至楊口仲堪陰使人於道賊之及其四子託以羣蠻所殺喪還京師贈鎮軍將軍子循嗣鑒叔父隆字弘始謇亮有匪躬之節初為尚書郎轉左丞在朝為百僚所憚坐漏洩事免頃之為吏部郎復免補東郡太守隆少為趙王倫所善及倫專擅召為散騎常侍倫之篡也以為揚州刺史僚屬有犯輒依臺閣峻制繩之遠近咸怨尋加寧東將軍未拜而齊王冏檄至中州人在軍者皆欲赴義隆以兄子鑒為趙王掾諸子悉在

京洛故猶豫未決主簿趙誘前秀才虞潭白隆曰當今
上計明使君自將精兵徑造齊王中計明使君可留督
攝速遣猛將率精兵疾赴下計示遣兵將助而稱背倫
隆素敬別駕顧彥密與謀之彥曰趙誘下計乃上策也
西曹留承聞彥言請見曰不審明使君當今何施隆曰
我俱受二帝恩無所偏助唯欲守州而已承曰天下者
世祖皇帝之天下也太上承代已積十年今上取四海
不平齊王應天順時成敗之事可見使君若顧二帝自

可不行宜急下檄文速遣精兵猛將若其疑惑此州豈
可得保也隆無所言而停檄六日時寧遠將軍陳留王
邃領東海都尉鎮石頭隆軍人西赴邃甚衆隆遣從事
於牛渚禁之不得止將士憤怒夜扶邃為主而攻之隆
父子皆死顧彥亦被害誣隆聚合遠近圖為不軌隆之
死也時議莫不痛惜焉

顧榮字彥先吳國吳人也為南土著姓祖雍吳丞相父
穆宜都太守榮機神朗悟弱冠仕吳為黃門侍郎太子

輔義都尉吳平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人號為三俊例
拜為郎中歷尚書郎太子中舍人廷尉正恒縱酒酣暢
謂友人張翰曰唯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會趙
王倫誅淮南王允收允僚屬付廷尉皆欲誅之榮平心
處當多所全宥及倫篡位倫子虔為大將軍以榮為長
史初榮與同寮宴飲見執炙者貌狀不凡有欲炙之色
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
其味及倫敗榮被執當誅而執炙者為督率救之得免

齊王罔召為大司馬主簿罔擅權驕恣榮懼及禍終日
昏酣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長樂馮熊熊謂罔長史葛
旗曰以榮為主簿所以甄拔才望委以事機不復計南
北親疎欲平海內之心也今府大事殷非酒客之政旗
曰榮江南望士且居職日淺不宜輕代易之熊曰可轉
為中書侍郎榮不失清顯而府更收實才旗然之白罔
以為中書侍郎在職不復飲酒人或問之曰何前醉而
後醒邪榮懼罪乃復更飲與州里楊彥明書曰吾為齊

王主簿恒慮禍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但人不知耳及
問誅榮以討葛旃功封嘉興伯轉太子中庶子長沙王
又為驃騎復以榮為長史又敗轉成都王穎丞相從事
中郎惠帝幸臨漳以榮兼侍中遣行園陵會張方據洛
不得進避之陳留及帝西遷長安徵為散騎常侍以世
亂不應遂還吳東海王越聚兵於徐州以榮為軍諮祭
酒屬廣陵相陳敏反南渡江逐揚州刺史劉機丹陽內
史王曠阻兵據州分置子弟為列郡收禮豪傑有孫氏

鼎峙之計假榮右將軍丹陽內史榮數踐危亡之際恒以恭遜自勉會敏欲誅諸士人榮說之曰中國喪亂胡夷內侮觀太傅今日不能復振華夏百姓無復遺種江南雖有石冰之寇人物尚全榮常憂無竇氏孫劉之策有以存之耳今將軍懷神武之略有孫吳之能功勲効於已著勇略冠於當世帶甲數萬舳艫山積上方雖有數州亦可傳檄而定也若能委信君子各得盡懷散蒂芥之恨塞讒諂之口則大事可圖也敏納其言悉引諸

豪族委任之敏乃遣甘卓出橫江堅甲利器盡以委之
榮私於卓曰若江東之事可濟當共成之然卿觀事勢
當有濟理不敏既常才本無大略政令反覆計無所定
然其子弟各已驕矜其敗必矣而吾等安然受其官祿
事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題曰逆賊顧榮甘卓
之首豈惟一身顛覆辱及萬世可不圖之卓從之明年
周玘與榮及甘卓紀瞻潛謀起兵攻敏榮廢橋歛舟於
南岸敏率衆萬餘人出不獲濟榮麾以羽扇其衆潰散

事平還吳永嘉初徵拜侍中行至彭城以禍難方作遂輕舟而還語在紀瞻傳元帝鎮江東以榮為軍司加散騎常侍凡所謀畫皆以諮焉榮既南州望士躬處右職朝野甚推敬之時帝所幸鄭貴嬪有疾以祈禱頗廢萬機榮上牋諫之時南土之士未盡才用榮又上言陸士光貞正清貴金玉其質甘季思忠款盡誠膽幹殊快殷慶元質略有明規文武可施用榮族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操會稽楊彥明謝行言皆服膺儒教足為公望

賀生沉潛青雲之士陶恭兄弟才幹雖少實事極佳凡此諸人皆南金也書奏皆納之六年卒官帝臨喪盡哀欲表贈榮依齊王功臣格吳郡內史殷祐牋言榮有大勲於國不宜與齊府參佐同其酬報由是贈榮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元及帝為晉王追封為公開國食邑榮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於靈座吳郡張翰哭之慟既而上牀鼓琴數曲撫而歎曰顧彥先復能賞此不因又慟哭不弔喪主而去子毗嗣官至散騎侍

郎

紀瞻字思遠丹陽秣陵人也祖亮吳尚書令父陟光祿大夫瞻少以方直知名吳平徙家歷陽郡察孝廉不行後舉秀才尚書郎陸機策之凡有七科瞻對答詳瞻永康初州又舉寒素大司馬辟東閣祭酒其年除鄆陵公國相不之官明年左降松滋侯相太安中棄官歸家與顧榮等共誅陳敏語在榮傳召拜尚書郎與榮同赴洛在途共論易太極瞻義精密榮不能詰至徐州聞亂曰

甚將不行會刺史裴盾得東海王越書若榮等顧望以
軍禮發遣乃與榮及陸玩等各解船棄車牛一日一夜
行三百里得還揚州元帝為安東將軍引為軍諮祭酒
轉鎮東長史帝親幸瞻宅與之同乘而歸以討周馥華
軼功封都鄉侯石勒入寇加揚威將軍都督京口以南
至蕪湖諸軍事以距勒勒退除會稽內史時有詐作大
將軍府符收諸暨令令已受拘瞻覺其詐便破檻出之
訊問使者果伏詐妄尋遷丞相軍諮祭酒論討陳敏功

封臨湘縣侯西臺除侍中不就及長安不守與王導俱
入勸進帝不許瞻曰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神機於史
籍觀古人之成敗今世事舉目可知不為難見二帝失
御宗廟虛廢神器去晉于今二載梓宮未殯人神失御
陛下膺籙受圖特天所受使六合草面遐荒來庭宗廟
既建神主復安億兆向風殊俗畢至若列宿之綰北極
百川之歸巨海而猶欲守匹夫之謙非所以闡七廟隆
中興也但國賊宜誅當以此屈已謝天下耳而欲逆天

時違人事失地利三者一去雖復傾匡於將來豈得救
祖宗之危急哉適時之宜萬端其可網維大業者惟理
與當晉祚屯否理盡於今促之則得可以隆中興之祚
縱之則失所以資姦寇之權此所謂理也陛下身當厄
運纂承帝緒顧望宗室誰復與讓當承大位此所謂當
也四祖廓開宇宙大業如此今五都燔蕪宗廟無主劉
載竊弄神器於西北陛下欲高讓於東南此所謂揖
讓而救火也臣等區區尚所不許況大人與天地合德

日月並明而可以失機後時哉帝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徹去御座瞻叱績曰帝座上應星宿敢有動者斬帝為之改容及帝踐阼拜侍中轉尚書上疏諫諍多所匡益帝甚嘉其忠烈會久疾不堪朝請上疏求退因以疾免尋除尚書右僕射屢辭不聽遂稱病篤還第不許時欽鑒據鄒山屢為石勒等所侵逼瞻以鑒有將相之才恐朝廷棄而不卹上疏請徵之明帝嘗獨引瞻於廣室慨然憂天下曰社稷之臣欲無復十人如何因屈指

曰君便其一瞻辭讓帝曰方欲與君善語復云何崇謙讓邪瞻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量雅正俄轉領軍將軍當時服其嚴毅雖恒疾病六軍皆敬憚之瞻以久病請去官不聽復加散騎常侍及王敦之逆帝使謂瞻曰卿雖病但為朕卧護六軍所益多矣乃賜布千匹瞻不以歸家分賞將士賊平復自表還家帝不許固辭不起詔聽之以為驃騎將軍常侍如故服物制度一按舊典遣使就拜止家為府尋卒時年七十二冊贈本官開府儀

同三司謚曰穆遣御史持節監護喪事論討王含功追封華容子降先爵二等封次子一人亭侯瞻性靜嘿少交遊好讀書或手自抄寫凡所著述詩賦牋表數十篇兼解音樂殆盡其妙厚自奉養立宅于烏衣巷館宇崇麗園池竹木有足賞玩焉慎行愛士老而彌篤尚書閔鴻太常薛兼廣川太守河南褚沉給事中宣城章遼歷陽太守沛國武敏並與瞻素疎咸藉其高遠臨終託後於瞻瞻悉營護其家為起居宅同於骨肉焉少與陸機

兄弟親善及機被誅瞻卹其家周至及嫁機女資送同
於所生長子景早卒景子友嗣官至廷尉景弟鑒太子
庶子大將軍從事中郎先瞻卒

賀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也其先慶普漢世傳禮世所
謂慶氏學族高祖純博學有重名漢安帝時為侍中避
安帝父諱改為賀氏曾祖齊仕吳為名將祖景滅賊校
尉父邵中書令為孫皓所殺徙家屬邊郡循少嬰家難
流放海隅吳平乃還本郡操尚高厲童猷不羣言行進

止必以禮讓國相丁又請為五官掾刺史嵇喜舉秀才
除陽羨令以寬惠為本不求課最後為武康令俗多厚
葬及有拘忌迴避數月停喪不葬者循皆禁焉政教大
行鄰城宗之然無援於朝久不進序著作郎陸機上疏
薦循才德乞蒙甄用久之召補太子舍人趙王倫篡位
轉侍御史辭疾去職後除南中郎長史不就會逆賊李
辰起兵江夏征鎮不能討皆望塵奔走辰別帥石冰畧
有揚州逐會稽相張景以前寧遠護軍程超代之以其

長史宰與領山陰令前南平內史王矩吳興內史顧祕
前秀才周玘等唱義傳檄州郡以討之循亦合衆應之
冰大將抗寵有衆數千屯郡講堂循移檄於寵為陳逆
順寵遂遁走超與皆降一郡悉平循迎景還郡即謝遣
兵士杜門不出論功報賞一無豫焉及陳敏之亂詐稱
詔書以循為丹陽內史循辭以脚疾手不制筆而服寒
食散露髮袒身示不可用敏竟不敢逼是時州內豪傑
皆見維繫或有老疾就加秩命惟循與吳郡朱誕不豫

其事及敏破征東將軍周馥上循領會稽相尋除吳國
內史公車徵賢良皆不就元帝為安東將軍復上循為
吳國內史與循言及吳時事因問曰孫皓嘗燒鋸截一
賀頭是誰邪循未及言帝悟曰是賀邵也循流涕曰先
父遭遇無道循創巨痛深無以上答帝甚愧之三日不
出東海王越命為參軍徵拜博士並不起及帝遷鎮東
大將軍以軍司顧榮卒引循代之循稱疾篤牋數十餘
上帝遺書敦喻循猶不起及帝承制復以為軍諮祭酒

循稱疾敦逼不得已乃輿疾至帝親幸其舟因諮以政道循羸疾不堪拜謁乃就加朝服賜第一區車馬牀帳衣褥等物循辭讓一無所受時廷尉張閭住在小市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門早閉晏開人多患之訟於州府皆不見省會循出在破岡連名詣循質之循曰見張廷尉當為言及之閭聞而遽毀其門詣循致謝其為世所敬服如此時江東草創盜賊多有帝思所以防之以問於循循答曰江道萬里通涉五州朝貢商

旅之所來往也今議者欲出宣城以鎮江渚或欲使諸縣領兵愚謂令長威弱而兼才難備發憚役之人而御之不肅恐未必為用以循所聞江中劇地雖有闔廬一處地勢險奧亡逃所聚特宜以重兵備戍隨勢討除絕其根蒂沿江諸縣各有分界分界之內官長所任自可度土分力設置亭侯嘗使徼行峻其綱目嚴其刑賞使越常科勤則有殊榮之報墮則有一身之罪謂於大理不得不肅所給人以此時番休役不至困代易有期按漢

制十里一亭亦以防禁切密故也當今縱不能爾要宜
籌量使力足相周若寇劫彊多不能獨制者可指其蹤
跡言所在都督尋當致討今不明部分使所在百姓與
軍家雜其徼備兩情俱墮莫適任負故所以徒有備名
而不能為益者也帝從之及愍帝即位徵為宗正元帝
在鎮又表為侍中道嶮不行以討華軼功將封鄉侯猶
自以卧疾私門固讓不受建武初為中書令加散騎常
侍又以老疾固辭帝下令曰孤以寡德忝當大位若涉

巨川罔知所憑循言行以禮乃時之望俗之表也實賴其謀猷以康萬機疾患有素猶望卧相規輔而固守撓謙自陳懇至此賢履信思順苟以讓為高者也今從其所執於是改拜太常常侍如故循以九卿舊不加官今又疾患不宜兼處此職惟拜太常而已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為世則潁川世數過七宜毀在迭事下太常循議以為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

立廟寢使臣下祭之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
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
繼惠帝當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議者以聖德冲遠未
便改舊諸如此禮通所未論是以惠帝尚在太廟而懷
帝復入數則盈八盈八之理由惠帝不出非上祖宜遷
也下世既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
一世而上毀二世者也惠懷二帝俱繼世祖兄弟旁親
同為一世而上毀二為一世今以惠帝之崩已毀豫章

懷帝之入復毀潁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橫折求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宜出尚未輕論況可輕毀一祖而無義例乎潁川既無可毀之理則見神之數居然自八此盖有由而然非謂數之常也既有八神則不得不於七室之外權安一位也至尊於惠懷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出不為廟中恒有八室也又武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止七而楊元后之神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謚於太廟八室此是苟

有八神不拘於七之舊例也又議者以景帝俱已在廟則惠懷一例景帝盛德元功王基之本義著祖宗百世不毀故所以特在本廟且亦世代尚近數得相容安神而已無逼上祖如王氏昭穆既滿終應別廟也以今方之既輕重異義而七廟七世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旁滿輒毀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取於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然後成七哉今七廟之義出於王氏從禰以上至於高祖親廟四世高祖以上復有五世

六世無服之祖故為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故世祖郊定廟禮京兆潁川曾高之親豫章五世征西六世以應此義今至尊繼統亦宜有五六世之祖豫章六世潁川五世俱不應毀今既云豫章先毀又當重毀潁川此為廟中之親惟從高祖已下無復高祖已上二世之祖於王氏之義三昭三穆廢闕其二甚非宗廟之本所據承又違世祖祭征西豫章之意於一王定禮所闕不少時尚書僕射刁協與循異議循答義深備辭多不載竟

從循議焉朝廷疑滯皆詔於循循輒依禮經而對為當
世儒宗其後帝以循清貧下令曰循冰清玉潔行為俗
表位處上卿而居身服物蓋周形而已屋室財庇風雨
孤近造其廬以為慨然其賜六尺牀薦席褥并錢二十
萬以表至德暢孤意焉循又讓不許不得已留之初不
服用及帝踐位有司奏琅邪恭王宜稱皇考循又議曰
按禮子不敢以已爵加父帝納之俄以循行太子太傅
太常如故循自以枕疾頓廢臣節不修上隆降尊之義

下替交叙之敬懼非垂典之教也累表固讓帝以循體德率物有不言之益敦厲備至期於不許命皇太子親往拜焉循有羸疾而恭於接對詔斷賓客其崇遇如此疾漸篤表乞骸骨上還印綬改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帝親臨軒遣使持節加印綬循雖口不能言指麾左右推去章服車駕親幸執手流涕太子親臨者三焉往還皆拜儒者以為榮太興二年卒時年六十帝素服舉哀哭之甚慟贈司空謚曰穆將葬帝又出臨其柩

哭之盡哀遣兼侍御史持節監護皇太子追送近塗望
船流涕循少玩篇籍善屬文博覽衆書尤精禮傳雅有
知人之鑒拔同郡楊方於卑陋卒成名於世子隰康帝
時官至臨海太守楊方者子公回少好學有異才初為
郡鈴下威儀公事之暇輒通五經鄉邑未之知內史諸
葛恢見而奇之待以門人之禮由是始得周旋貴人間
時虞喜兄弟以儒學立名雅愛方為之延譽恢嘗遣方
為文薦郡工曹主簿虞預稱美之送以示賀循循報書

曰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
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胸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
中逸羣邪聞處舊黨之中好有譙冲之行此亦立身之
一隅然世衰道喪人物凋弊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
志冀之願之如方者乃荒萊之特苗鹵田之善秀資質
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足下才為世
英位為朝右道隆化立然後為貴昔許子將拔樊仲昭
於賈豎郭林宗成魏德公於畎畝足下志隆此業二賢

之功不為難及也循遂薦方於京師司徒王導辟為掾
轉東安太守遷司徒參軍事方在都邑縉紳之士咸厚
遇之自以地寒不願久留京華求補遠郡欲閑居著述
導從之上補高梁太守在郡積年著五經鈎沉更撰吳
越春秋并雜文筆皆行於世以年老棄郡歸導將進之
臺閣固辭還鄉里終於家

薛兼字令長丹陽人也祖綜仕吳為尚書僕射父瑩有
名吳朝吳平為散騎常侍兼清素有器宇少與同郡紀

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號為五雋初入
洛司空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察河南孝廉辟公
府除比陽相蒞任有能名歷太子洗馬散騎常侍懷令
司空東海王越引為參軍轉祭酒賜爵安陽亭侯元帝
為安東將軍以為軍諮祭酒稍遷丞相長史甚勤王事
以上佐祿優每自約損取周而已進爵安陽鄉侯拜丹
陽太守中興建轉尹加秩中二千石遷尚書領太子少
傅自綜至兼三世傳東宮談者美之永昌初王敦表兼

為太常明帝即位加散騎常侍帝以東宮時師傅猶宜
盡敬乃詔兼與太宰西陽王丞相武昌公司空即邱子
四人朝見及書疏儀體一如東宮故事是歲卒詔贈左
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及葬屬王敦作逆朝廷多故
不得議謚直遣使者祭以太牢子顯先兼卒無嗣

劉隗字大連彭城人楚元王交之後裔也父砥任東光
令隗少有文翰起家秘書郎稍遷冠軍將軍彭城内史
避亂渡江元帝以為從事中郎隗雅習文史善求人主

意帝深器遇之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時建康尉收護軍士而為府將篡取之隗奏免護軍將軍戴若思官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隗奏之帝下令曰詩稱殺禮多婚以會男女之無夫家正今日之謂也可一解禁止自今以後宜為其防東閭祭酒顏含在叔父喪嫁女隗又奏之廬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顗等三十人同會隗奏曰夫嫡妻長子皆杖居廬故周景王有三年之喪既除而宴春秋猶

譏况龕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愆宜肅喪紀之禮請免
龕官削侯爵顓等知龕有喪吉會非禮宜各奪俸一月
以肅其違從之丞相行參軍宋挺本揚州刺史劉陶門
人陶亡後挺娶陶愛妾以為小妻建興中挺又割盜官
布六百餘匹正刑棄市遇赦免既而奮武將軍阮抗請
為長史隗劾奏曰挺蔑其死主而專其室悖在三之義
傷人倫之序當投之四裔以禦魑魅請除挺名禁錮終
身而奮武將軍太山太守阮抗請為長史抗緯文經武

剖服東藩當庸勲忠良昵近仁賢而褒求賊污舉頑用
器請免抗官下獄理罪奏可而挺病死隗又奏符旨挺
已喪亡不復追貶愚蠢意闇未達斯義昔鄭人斲子家
之棺漢明追討史遷經傳褒貶皆追書先世數百年間
非徒區區欲釐當時亦將作法垂於來世當朝已夕沒
便無善惡也請曹如前追除挺名為民錄妄還本顯證
惡人班下遠近從之南中郎將王含以族彊顯貴驕傲
自恣一請參佐及守長二十許人多取非其才隗劾奏

文致甚苦事雖被寢王氏深忌疾之而隗之彈奏不畏
彊禦皆此類也建興中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而
血逆流隗又奏曰古之為獄必察五聽三槐九棘以求
民情雖明庶政不敢折獄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
續是以明王哀矜用刑曹參去齊以市獄為寄自頃蒸
荒殺戮無度罪同異斷刑罰失宜謹按督運令史淳于
伯刑血著柱遂逆上終極柱末二丈三尺旋復下流四
尺五寸百姓誼譁士女縱觀咸曰其冤伯息忠訴辭稱

枉云伯督運訖去二月事畢代還無有稽乏受賕使役
罪不及死軍是戍軍非為征軍以乏軍興論於理為枉
四年之中供給運漕凡諸徵發租調百役皆有稽停而
不以軍興論至於伯也何獨明之撫楚之下無求不得
囚人畏痛飾辭應之理曹國之典刑而使忠等稱冤明
時謹按從事中郎周廷法曹參軍劉允屬李匡韋荷殊
寵並登列曹當思敦奉政道詳法慎殺使兆庶無枉人
不稱訴而令伯枉同周青冤冤哭於幽都訴靈恨於黃

泉嗟歎甚於杞梁血妖過於崩城故有隕霜之人夜哭之鬼伯有畫見彭生為豕刑殺失中妖青並作以古況今其揆一也皆由莛等不勝其任請皆免官於是右將軍王導等上疏引咎請解職帝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由尋示愧懼思聞忠告以補其闕而引過求退豈所望也由是導等一無所問晉國既建拜御史中丞周嵩嫁女門生斷道解廬斫傷二人建康左尉赴變又被斫隗劾嵩兄顗曰顗荷殊寵列位上僚當崇明憲典以協

和上下刑于左右以御於家邦而乃縱肆小人羣為凶害公於廣都之中白日及尉遠近訥赫百姓誼譁虧損風望漸不可長既無大臣檢御之節不可對揚休命宜加貶黜以肅其違顛坐免官太興初長兼侍中賜爵都鄉侯尋代薛兼為丹陽尹與尚書令刁協並為元帝所寵欲排抑豪彊諸刻碎之政皆云隗協所建隗雖在外萬機秘密皆預聞之拜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軍事假節加散騎常侍率萬人鎮泗口初隗以王敦威

權太盛終不可制勸帝出腹心以鎮方隅故以譙王承
為湘州續用隗及戴若思為都督敦甚惡之與隗書曰
頃承聖上顧眄足下今大賊未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
周生之徒戮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祚於是
乎隆若其否也則天下永無望矣隗答曰魚相忘於江
湖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
敦得書甚怒及敦作亂以討隗為名詔徵隗還京師百
官迎之於道隗岸幘大言意氣自若及入見與刁協奏

請誅王氏不從有懼色率衆屯金城及敦剋石頭隗攻之不拔入宮告辭帝雪涕與之別隗至淮陰為劉遐所襲攜妻子及親信一百餘人奔於石勒勒以為從事中郎太子太傅卒年六十一子綏初舉秀才除駙馬都尉奉朝請隨隗奔石勒卒孫波嗣波字道則初為石虎冠軍將軍王洽參軍及石虎死洽與波俱降穆帝以波為襄城太守累遷桓冲中軍諮議參軍大司馬桓溫西征袁真朝廷空虛以波為建威將軍淮南內史領五千人

鎮石頭壽陽平除尚書左丞不拜轉冠軍將軍南郡相
時苻堅弟融圍雍州刺史朱序於襄陽波率衆八千救
之以敵彊不敢進序竟陷沒波以畏懦免官後復以波
為冠軍將軍累遷散騎常侍苻堅敗朝廷欲鎮靖北方
出波督淮北諸軍冀州刺史以疾未行上䟽言事䟽奏
而卒追贈前將軍子淡嗣元熙初為廬江太守隗伯父
訥字令言有人倫鑒識初入洛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
甫太鮮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

於用拙杜方叔拙於用長終於司隸校尉子疇字王喬
少有美譽善談名理曾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
無懼色援箏而吹之為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游客之
思於是羣胡皆垂泣而去之永嘉中位至司徒左長史
尋為閩鼎所殺司空蔡謨每歎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
司徒公之美選也又王導初拜司徒謂人曰劉王喬若
過江我不獨拜公也其為名流之所推服如此疇兄子
劭有才幹辟琅邪王丞相掾咸康世歷御史中丞侍中

尚書豫章太守秩中二千石劭族子黃老太元中為尚書郎有義學注慎子老子並傳於世

刁協字元亮渤海饒安人也祖恭魏齊郡太守父攸武帝時御史中丞協少好經籍博聞強記釋褐濮陽王文學轉太常博士本郡大中正成都王穎請為平北司馬後歷趙王倫相國參軍長沙王乂驃騎司馬及東嬴公騰鎮臨漳以協為長史轉潁川太守永嘉初為河南尹未拜避難渡江元帝以為鎮東軍諮祭酒轉長史愍帝

即位徵為御史中丞例不行元帝為丞相以協為左長
史中興初累拜尚書左僕射于時朝廷草創憲章未立
朝廷無習舊儀者協久在中朝諳練舊事凡所制度皆
稟於協焉深為當時所稱許太興初遷尚書令在職數
年加金紫光祿大夫令如故協性剛悍與物多忤每崇
上抑下故為王氏所疾又使酒放肆侵毀公卿見者莫
不側目然悉力盡心志在匡救帝甚信任之以奴為兵
取將吏客使轉運皆協所建也衆庶怨望之及王敦搆

逆上䟽罪協帝使協出督六軍既而王師敗績協與劉
隗俱侍帝於太極東除帝執協隗手流涕鳴咽勸令避
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貳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
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為計協年老不堪騎乘素無恩
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東為人所殺送首於敦敦聽
刁氏收葬之帝痛協不免密捕送協首者而誅之敦平
後周顗戴若思等皆被顯贈協獨以出奔不在其例咸
康中協子彞上䟽訟之在位者多以明帝之世褒貶已

定非所得更議且協不能抗節隕身乃出奔遇害不可復其官爵也丹陽尹殷融議曰王敦惡逆罪不容誅則協之善亦不容賞若以忠非良圖謀事失算以此為責者蓋在於譏議之間耳即凶殘之誅以為國刑將何以沮勸乎當敦專逼之時慶賞威刑專自己出是以元帝慮深崇本以協為比事由國計蓋不為私昔孔寧儀行父從君於昏楚復其位者君之黨故也況協之比君在於義順且中興四佐位為朝首于時事窮計屈奉命違

寇非為逃刑謂宜顯贈以明忠義時庾冰輔政疑不能
決左光祿大夫蔡謨與冰書言協宜蒙顯贈以為死事
者之勸冰然之事奏成帝詔曰協情在忠主而失為臣
之道故令王敦得託名公義而實肆私忌遂令社稷受
屈元皇銜恥致禍之原豈不有由若極明國典則曩刑
非重今正當以協之勤有可書敦之逆命不可長故議
其事耳今可復協本位加之冊祭以明有忠於君者纖
介必顯雖於貶裁未盡然或足有勸矣於是追贈本官

祭以太牢彞字大倫少遭家難王敦誅後彞斬讐人黨
以首祭父墓詣廷尉請罪朝廷特宥之由是知名歷尚
書吏部郎吳國內史累遷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假
節鎮廣陵卒於官子逵字伯道逵弟暢字仲遠次子弘
字叔仁並歷顯職隆安中逵為廣州刺史領平越中郎
將假節暢為始興相弘為冀州刺史兄弟子姪並不拘
名行以貨殖為務有田萬頃奴婢數千人餘資稱是桓
元篡位以逵為西中郎將豫州刺史鎮歷陽暢右衛將

軍弘撫軍桓修司馬劉裕起義斬桓修時暢弘謀起兵襲裕裕遣劉毅討之暢伏誅弘亡不知所在逵在歷陽執劉裕參軍諸葛長民檻車送於桓元至當利而元敗送人共破檻出長民遂趣歷陽逵棄城而走為下人所執斬於石頭子姪無少長皆死惟小弟騁被宥為給事中尋謀反伏誅刁氏遂滅刁氏素殷富奴客縱橫固吝山澤為京口之蠹裕散其資蓄令百姓稱力而取之彌日不盡時天下饑弊編戶賴之以濟焉

戴若思廣陵人也名犯高祖廟諱祖烈吳左將軍父昌
會稽太守若思有風儀性閑爽少好遊俠不拘操行遇
陸機赴洛船裝甚盛遂與其徒掠之若思登岸據胡牀
指麾同旅皆得其宜機察見之知非常人在舫屋上遙
謂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劫邪若思感悟因流涕投
劒就之機與言深加賞異遂與定交焉若思復舉孝廉
入洛機薦之於趙王倫曰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
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是以高世之主必假

遠邇之器蘊匱之才思託大音之和伏見處士廣陵戴
若思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誠
東南之遺寶宰朝之奇璞也若得託足康衢則能結軌
驥騮曜質廟廊必能垂光璵璠矣倫乃辟之除沁水令
不就遂往武陵省父時同郡人潘京素有理鑒名知人
其父遣若思就京與語既而稱若思有公輔之才累轉
東海王越軍諮祭酒出補豫章太守加振威將軍領義
軍都督以討賊有功賜爵秣陵侯遷治書侍御史驃騎

司馬拜散騎侍郎元帝召為鎮東右司馬將征杜弢加
若思前將軍未發而杜弢滅帝為晉王以為尚書中興
建為中護軍轉護軍將軍尚書僕射皆辭不拜出為征
西將軍都督兗豫幽冀雍并六州諸軍事假節加散騎
常侍發投刺王官千人為軍吏調揚州百姓家奴萬人
為兵配之以散騎常侍王遐為軍司鎮壽陽與劉隗同
出帝親幸其營勞勉將士臨發祖餞置酒賦詩若思至
合肥而王敦舉兵請追若思還鎮京都進驃騎將軍與

右衛將軍郭逸夾道築壘於大桁之北尋而石頭失守
若思與諸軍攻石頭王師敗績若思率麾下百餘人赴
宮受詔與公卿百官於石頭見敦敦問若思曰前日之
戰有餘力乎若思不謝而答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
又曰吾此舉動天下以為如何若思曰見形者謂之逆
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敦參軍呂猗昔為
臺郎有刀筆才性尤姦諂若思為尚書惡其為人猗亦
深憾焉至是乃說敦曰周顗戴若思皆有高名足以惑

衆近者之言曾無愧色公若不除恐有再舉之患為將
來之憂耳敦以為然又素忌之俄而遣鄧嶽繆坦收若
思而害之若思素有重望四海之士莫不痛惜焉賊平
冊贈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謚曰簡若思弟邈字望之
少好學尤精史漢才不逮若思儒博過之弱冠舉秀才
尋遷太子洗馬出補西陽內史永嘉中元帝版行邵陵
內史丞相軍諮祭酒出為征南軍司于時凡百草創學
校未立邈上疏請漸加修建帝納之於是始修禮學代

劉隗為丹陽尹王敦作逆加左衛軍及敦得志而若思
遇害邈坐免官敦誅後拜尚書僕射卒官贈衛將軍謚
曰穆子謚嗣歷義興太守大司農

周顗字伯仁安東將軍浚之子也少有重名神采秀徹
雖時輩親狎莫能媒也司徒掾同郡賁嵩有清操見顗
歎曰汝穎固多奇士自頃雅道陵遲今復見周伯仁將
振起舊風清我邦族矣廣陵戴若思東南之美舉秀才
入洛素聞顗名往候之終坐而出不敢顯其才辯顗從

弟穆亦有美譽欲陵折顗顗陶然弗與之校於是人士
益宗附之州郡辟命皆不就弱冠襲父爵武城侯拜祕
書郎累遷尚書吏部郎東海王越子毗為鎮軍將軍以
顗為長史元帝初鎮江左請為軍諮祭酒出為寧遠將
軍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假節始到州而建平流民
傅密等叛迎蜀賊杜弢顗狼狽失據陶侃遣將吳寄以
兵救之故顗得免因奔王敦於豫章敦留之軍司戴邈
曰顗雖退敗未有蒞衆之咎德望素重宜還復之敦不

從帝召為揚威將軍兗州刺史顓還建康帝留顓不遣
復以為軍諮祭酒尋轉右長史中興建補吏部尚書頃
之以醉酒為有司所糾白衣領職復坐門生斫傷人免
官太興初更拜太子少傅尚書如故顓上疏讓曰臣退
自循省學不通一經智不效一官止足良難未能守分
遂忝顯職名位過量不悟天鑒忘臣頑弊乃欲使臣內
管銓衡外忝傳訓質輕蟬翼事重千鈞此之不可不待
識而明矣若臣受負乘之責必貽聖朝惟塵之耻俯仰

愧懼不知所圖詔曰紹幼冲便居儲副之貴當賴軌匠以祛蒙蔽望之儼然斯不言之益何學之習邪所謂與田蘇遊忘其鄙心者便當副吾意不宜冲讓轉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如故庾亮嘗謂顗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顗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也帝燕羣公於西堂酒酣從容曰今日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邪顗因醉厲聲曰今雖同人主何得復比聖世帝大怒而起手詔付廷尉將加戮累日方赦之及出諸公就省顗曰近日之罪

故知不至於死尋代戴若思為護軍將軍尚書紀瞻置
酒請顗及王導等顗荒醉失儀復為有司所奏詔曰顗
參副朝右職掌銓衡當敬慎德音式是百辟屢以酒過
為有司所繩吾亮其極歡之情然亦是濡首之誠也顗
必能克已復禮者今不加黜責初顗以雅望獲海內盛
名後頗以酒失為僕射略無醒日時人號為三日僕射
庾亮曰周侯末年所謂鳳德之衰也顗在中朝時能飲
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稱無對偶有舊對從北來顗

遇之欣然乃出一石酒共飲各大醉及顓醒使視客已腐脅而死顓性寬裕而友愛過人弟嵩嘗因酒瞋目謂顓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然蠟燭投之顓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王導甚重之嘗枕顓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也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為忤又於導坐傲然嘯咏導曰卿欲希阮稽耶顓曰何敢近捨明公遠希嵇阮及王敦搆逆溫嶠謂顓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

當無濫邪顓曰君少年未更事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豈可得舉兵以脅主共相推戴未能數年一旦如此豈云非亂乎處仲剛愎強忍狼抗無上其意寧有限邪既而王師敗績顓奉詔詣敦敦曰伯仁卿負我顓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憚其辭正不知所答帝召顓於廣室謂之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故副所望邪顓曰二宮自如明詔於臣等故未可知護軍長史郝嘏

等勸顓避敦顓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俄而與戴若思俱被収路經太廟顓大言曰天地先帝之靈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陵虐天下神祇有靈當速殺敦無令縱毒以傾王室語未終収人以戟傷其口流血至踵神色不變容止自若觀者皆為流涕遂於石頭南門外石上害之時年五十四顓之死也敦坐有一參軍擣蒲馬於博頭被殺因謂敦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公及伯仁將登而墮有

似下官此馬敦曰伯仁總角於東宮相遇一面披襟便
許之三事何圖不幸自貽王法敦素憚顓每見顓輒面
熱雖復冬月扇面手不得休敦使繆坦籍顓家收得素
簾數枚盛故絮而已酒五甕米數石在位者服其清約
敦平後追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諡曰康祀以少牢
初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盡誅諸王司空導率羣從詣
闕請罪值顓將入導呼顓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顓直
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顓喜飲

酒致醉而出導仍在門又呼顗不與言顧左右乃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救已而甚銜之敦既得志問導曰周顗戴若思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所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導又無言導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顗表救已殷勤款至導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顗三子閱恬顧閔字子

騫方直有父風歷衡陽建安臨川太守侍中中領軍吏部尚書尚書左僕射加中軍將軍轉護軍領祕書監卒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烈無子以弟頤長子琳為嗣琳仕至東陽太守恬頤並歷郡守琳少子文驃騎諮議參軍

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孫也詹幼孤為祖母所養年十餘歲祖母又終居喪毀頓杖而後起遂以孝聞家富於財年又稚弱乃請族人共居委以資產

情若至親世以此異焉弱冠知名性質素弘雅物雖犯而弗之校以學藝文章稱司徒何劭見之曰君子哉若人初辟公府為太子舍人趙王倫以為征東長史倫誅坐免成都王穎辟為掾時驃騎從事中郎諸葛玫委長沙王乂奔鄴盛稱乂之非玫浮躁有才辯臨漳人士無不詣之詹與玫有舊歎曰諸葛仁林何與樂毅之相詭乎卒不見之玫聞甚愧鎮南大將軍劉弘詹之祖舅也請為長史謂之曰君器識宏深後當代老子於荆南矣

仍委以軍政弘著績漢南詹之力也遷南平太守王澄
為荊州假詹督南平天門武陵三郡軍事及洛陽傾覆
詹攘袂流涕勸澄赴援澄使詹為檄詹下筆便成辭義
壯烈見者慷慨然竟不能從之也天門武陵谿蠻並反
詹討降之時政令不一諸蠻怨望並謀背叛詹召蠻酋
破銅券與盟由是懷詹數郡無虞其後天下大亂詹境
獨全百姓歌之曰亂離既普殆為灰朽僥倖之運賴茲
應后歲寒不凋孤境獨守拯我塗炭惠隆邱阜潤同江

海恩猶父母鎮南將軍山簡復假詹督五郡軍事會蜀賊杜疇作亂來攻詹郡力戰摧之詹尋與陶侃破杜弢於長沙賊中金寶溢目詹一無所取唯收圖書莫不歎之元帝假詹建武將軍王敦又上詹監巴東五郡軍事賜爵永陽鄉侯陳人王冲擁衆荊州素服詹名迎為刺史詹以冲等無賴棄還南平冲亦不怨其得人情如此遷益州刺史領巴東監軍詹之出郡也士庶攀車號泣若戀所生俄拜後軍將軍詹上疏陳便宜曰先王設官

使君有常尊臣有定卑上無苟且之志下無覬覦之心
下至亡秦罷侯置守本替末陵綱紀廢絕漢興雖未能
興復舊典猶雜建侯守故能享年享世殆參古迹今大
荒之後制度改創宜因斯會釐正憲則先舉聖德元功
以為封首則聖世之化比隆唐虞矣又言宜修立辟雍
崇明教義元帝雅重其才深納之頃之出補吳國內史
以公事免鎮北將軍劉隗出鎮以詹為軍司加散騎常
侍累遷光祿勳詹以王敦專制自樹故優游諷諫無所

標明及敦作逆明帝問詹計將安出詹厲然慷慨曰陛下宜奮赫斯之威臣等負戈前驅庶憑宗廟之靈有征無戰如其不然王室必危帝以詹為都督前鋒軍事護軍將軍假節都督朱雀橋南賊從竹格渡江詹與建威將軍趙允等擊敗之斬賊率杜發梟首數千級賊平封觀陽縣侯食邑一千六百戶賜絹五千疋表上不受詔不許遷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詹將行上疏曰夫弘濟茲務在乎官人今南北雜錯屬

託者無保負之累而輕舉所知此博采所以未精職理
所以多闕今凡有所用宜隨其能否而與舉主同乎褒
貶則人有慎舉之恭官無廢職之咎昔冀缺有功胥臣
蒙先茅之賞子玉敗軍子文受為賈之責古既有之今
亦宜然漢朝使刺史行部乘傳奏事猶恐不足以辨彰
幽明弘宣政道故復有繡衣直指今之艱弊過於往昔
宜分遣黃散若中書郎等循行天下觀採得失舉善彈
違斷截苟且則人不敢為非矣漢宣帝時二千石有居

職修明者則入為公卿其不稱職免官者皆遷為平人
懲勸必行故歷世長久中間以來遷不足競免不足懼
或有進而失意退而得分蒞官雖美當以素論降替在
職實劣直以舊望登叙校游談為多少不以事實為先
後以此責成臣未見其兆也今宜峻左降舊制可二千
石免官三年乃得叙用長史六年戶口折半道里倍之
此法必明使天下知官難得而易失必人慎其職朝無
惰官矣都督可課佃二十頃州十頃郡五頃縣三頃皆

取文武吏醫卜不得撓亂百姓三臺九府中外諸軍有
可減損皆令附農市息末伎道無游人不過一熟豐穰
可必然後重居職之俸使祿足以代耕頃大事之後遐
邇皆想宏畧而寂然未副宜早振綱領肅起羣望時王
敦新平人情未安詹撫而懷之莫不得其歡心百姓賴
之疾篤與陶侃書勉侃令建功業遂卒咸和六年也時
年五十三冊贈鎮南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烈祠以太
牢子元嗣位至散騎侍郎元弟誕有器幹歷六郡太守

龍驤將軍追贈冀州刺史初京兆韋泓喪亂之際親屬
遇飢疫並盡客游洛陽素聞詹名遂依託之詹與分甘
共苦情若兄弟遂隨從積年為營伉儷置居宅并薦之
於元帝帝即辟之泓後位至少府卿既受詹生成之惠
詹卒遂製朋友之服哭止宿草追趙氏祀程嬰杵臼之
義祭詹終身

甘卓字季思丹陽人秦丞相茂之後也曾祖寧為吳將
祖述仕吳為尚書父昌太子太傅吳平卓退居自守郡

命主簿功曹察孝廉州舉秀才為吳王常侍討石冰以
功賜爵都亭侯東海王越引為參軍出補離狐令卓見
天下大亂棄官東歸前至歷陽與陳敏相遇敏甚悅共
圖縱橫之計遂為其子景娶卓女深相結託會周玘唱
義密使錢廣攻敏弟昶敏遣卓討廣頓朱雀橋南會廣
殺昶玘告丹陽太守顧榮共邀說卓卓素敬服榮且以
昶死懷懼良久乃從之遂詐疾迎女斷橋收船南岸共
滅敏傳首于京都元帝初渡江授卓前鋒都督揚威將

軍歷陽內史其後討周馥征杜弢屢經苦戰多所擒獲
以前後功進爵南鄉侯拜豫章太守尋遷湘州刺史將
軍如故復進爵于湖侯中興初以邊寇未靖學校陵遲
特聽不試孝廉而秀才猶依舊策試卓上疏以為答問
損益當須博通古今明達政體必求諸墳索乃堪其舉
臣所忝州往遭寇亂學校久替人士流播不得比之餘
州策試之由當藉學功謂宜同孝廉例申與期限疏奏
朝議不許卓於是精加隱括備禮舉桂陽谷儉為秀才

儉辭不獲命州厚禮遣之諸州秀才聞當考試皆憚不行唯儉一人到臺遂不復策試儉耻其州少士乃表求試以高第除中郎儉少有志行寒苦自立博涉經史于時南土凋荒經籍道息儉不能遠求師友唯在家研精雖所得實深未有名譽又耻衒耀取達遂歸終身不仕卒於家卓尋遷安南將軍梁州刺史假節都督沔江諸軍鎮襄陽卓外柔內剛為政簡惠善於綏撫估稅悉除市無二價州境所有魚池先恒責稅卓不收其利皆給

貧民西土稱為惠政王敦稱兵遣使告卓卓乃偽許而心不同之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參軍孫雙詣武昌諫止敦敦聞雙言大驚曰甘侯前語吾云何而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邪吾今下唯除姦凶耳卿還言之事濟當以甘侯作公雙還報卓卓不能決或說卓且偽許敦待敦至都而討之卓曰昔陳敏之亂吾亦先從後圖而論者謂懼逼而謀之雖吾情本不爾而事實有似心恒愧之今若復爾誰能明我時湘州刺史譙王承遣主簿

鄧騫說卓曰劉大連雖乘權寵非有害於天下也大將軍以其私憾稱兵象魏雖託討亂之名實失天下之望此忠臣義士匡救之時也昔魯連匹夫猶懷蹈海之志況受任方伯位同體國者乎今若因天人之心唱桓文之舉杖大順以討逆節擁義兵以勤王室斯千載之運不可失也卓笑曰桓文之事豈吾所能至於盡力國難乃其心也當共詳思之參軍李梁說卓曰昔隗囂亂隴右竇融保河西以歸光武今日之事有似於此將軍有

重名於天下但當推亡固存坐而待之使大將軍勝方當崇將軍以方面之重如其不勝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決存亡於一戰邪騫謂梁曰光武創業中國未平故隗囂斷隴右竇融兼河西各據一方鼎足之勢故得文服天子從容顧望及海內已定君臣正位終於隴右傾覆河西入朝何則向之文服義所不容也今將軍於本朝非竇融之喻也襄陽之於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且人臣之義安忍國難而不陳力何

以北面於天子邪使大將軍平劉隗還武昌贈石城之
守絕荆湘之粟將軍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
未之聞也卓尚遲疑未決騫又謂卓曰今既不義舉又
不承大將軍檄此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且議者之所
難以彼疆我弱是不量虛實者也今大將軍兵不過萬
餘其留者不能五千而將軍見衆既倍之矣將軍威名
天下所聞也北府精銳戰勝之兵也擁彊衆藉威名杖
節而行豈王舍所能御哉遡流之衆勢不自救將軍之

舉武昌若摧枯拉朽何所顧慮乎武昌既定據其軍實鎮撫二州施惠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剋敵也如是大將軍可不戰而自潰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言知計矣願將軍熟慮之時敦以卓不至慮在後為變遣參軍樂道融苦要卓俱下道融本欲背敦因說卓襲之語在融傳卓既素不欲從敦得道融說遂決曰吾本意也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譚該等十餘人俱露檄遠近陳敦肆逆率所

統致討遣參軍司馬讚孫雙奉表詣臺參軍羅英至廣州與陶侃剋期參軍鄧騫虞冲至長沙令譙王承堅守征西將軍戴若思在江西先得卓書表上之臺內皆稱萬歲武昌大驚傳卓軍至人皆奔散詔書遷卓為鎮南大將軍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諸軍事荊州牧梁州刺史如故陶侃得卓信即遣參軍高寶率兵下卓雖懷義正而性不果毅且年老多疑計慮猶豫軍次猪口累旬不前敦大懼遣卓兄子行參軍邛求和謝卓曰君此自是

臣節不相責也吾家計急不得不爾想便旋軍襄陽當更結好時王師敗績敦求臺駟虞幡駐卓卓聞周顗戴若思遇害流涕謂邛曰吾之所憂正謂今日每得朝廷人書常以胡寇為先不悟忽有蕭牆之禍且使聖上元吉太子無恙吾臨敦上流亦未敢便危社稷吾適徑據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不如還襄陽更思後圖即命旋軍都尉秦康說卓曰今分兵取敦不難但斷彭澤上下不得相赴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

既有忠節中道而廢更為敗軍將恐將軍之下亦各便求西遷不可得守也卓不能從樂道融亦日夜勸卓速下卓性先寬和忽便彊塞徑還襄陽意氣騷擾舉動失常自照鏡不見其頭視庭樹而頭在樹上心甚惡之其家金櫃鳴聲似槌鏡清而悲巫云金櫃將離是以悲鳴主簿何無忌及家人皆勸令自警卓轉更狠愎聞諫輒怒方散兵大佃而不為備功曹榮建固諫不納襄陽太守周慮等密承敦意知卓無備詐言湖中多魚勸卓遣

左右皆捕魚乃襲害卓于寢傳首於敦四子散騎郎蕃等皆被害太寧中追贈驃騎將軍謚曰敬鄧騫字長真長沙人少有志氣為鄉鄰所重嘗推誠行已能以正直全於多難之時刺史譙王承命為主簿使說甘卓卓留為參軍欲與同行以老母辭卓而反承為魏乂所敗以虞悝兄弟為承黨乂盡誅之而求騫甚急鄉人皆為之懼騫笑曰欲用我耳彼新得州多殺忠良是其求賢之時豈以行人為罪乃往詣乂乂喜曰君所謂古之解揚

也以為別駕騫有節操忠信兼識量宏遠善與人交久而益敬太尉庾亮稱之以為長者歷武陵始興太守遷大司農卒於官

卞壺字望之濟陰宛句人也祖統琅邪內史父粹以清辯鑒察稱兄弟六人並登宰府世稱卞氏六龍元仁無雙元仁粹字也弟裒嘗忤其郡將郡將怒訐其門內之私粹遂以不訓見譏議陵遲積年惠帝初為尚書郎楊駿執政人多附會而粹正直不阿及駿誅超拜右丞封

成陽子稍遷至右軍將軍張華之誅粹以華壻免官齊
王冏輔政為侍中中書令進爵為公及長沙王又專權
粹立朝正色又忌而害之初粹如廁見物若兩眼俄而
難作壺弱冠有名譽司兗二州齊王冏辟皆不就遇家
禍還鄉里永嘉中除著作郎襲父爵征東將軍周馥請
為從事中郎不就遭本州傾覆東依妻兄徐州刺史裴
盾盾以壺行廣陵相元帝鎮建鄴召為從事中郎委以
選舉甚見親仗出為明帝東中郎長史遭繼母憂既葬

起復舊職固辭不就元帝遣中使敦逼壺牋自陳辭甚
哀苦帝遂不奪其志服闋為世子師壺前後居師佐之
任盡匡輔之節一府貴而憚焉中興建補太子中庶子
轉散騎常侍侍講東宮遷太子詹事以公事免尋復職
轉御史中丞忠於事上權貴屏跡時淮南小中正王式
繼母前夫終更適式父式父終喪服訖議還前夫家前
夫家亦有繼子奉養至終遂合葬於前夫式自云父臨
終母求去父許諾於是制出母齊衰朞壺奏曰就如式

父臨終許諾必也正名依禮為無所據若父有命須顯
七出之責當存時棄之無緣以絕義之妻留家制服若
式父臨因謬亂使去留自由者此必為相要以非禮則
存亡何所得從式宜正之以禮魏顆父命不從其亂陳
乾昔欲以二婢殉其子以非禮不從春秋禮記善之並
以妾媵猶正以禮況其母乎式母於夫生事奉終非為
既絕之妻夫亡制服不為無義之婦自云守節非為更
嫁離絕之斷在夫沒之後夫之既沒是其從子之日而

式以為出母此母以子出也致使存無所容居沒無所託也寄命於他人之門埋尸於無名之塚若式父亡後母尋沒於式家必不以為出母明矣許諾之命一耳以為母於同居之時至沒前子之門而不以為母此為制離絕於二居裁出否於意斷離絕之斷非式而誰假使二門之子皆此母之生母戀前子求去求絕非禮於後家還反又非禮於前門去不可去還不可還則為無寄之人也式必內盡匡諫外極防閑不絕明矣何至守不

移於至親畧情理於假繼乎繼母如母聖人之教式為
國士閨門之內犯禮違義開闢未有於父則無追亡之
善於母則無孝敬之道存則去留自由亡則合葬路人
可謂生事不以禮死葬不以禮者也虧損世教不可以
居人倫詮正之任案侍中司徒臨潁公組敷宣五教實
在任人而含容違禮曾不貶黜揚州大中正侍中平望
亭侯曄淮南大中正散騎侍郎弘顯執邦論朝野取信
不能率禮正違崇孝敬之教並為不勝其任請以見事

免組燁弘官大鴻臚削爵土廷尉結罪疏奏詔特原組
等式付鄉邑清議廢棄終身壺遷吏部尚書王含之難
加中軍將軍含滅以功封建興縣公尋遷領軍將軍明
帝不豫領尚書令與王導等俱受顧命輔幼主復拜右
將軍加給事中尚書令帝崩成帝即位羣臣進璽司徒
王導以疾不至壺正色於朝曰王公豈社稷之臣邪大
行在殯嗣皇未立寧是人臣辭疾之時導聞之興疾而
至皇太后臨朝壺與庾亮對直省中共參機要時召南

陽樂謨為郡中正潁川庾怡為廷尉評謨怡各稱父命
不就壺奏曰人無非父而生職無非事而立有父必有
命居職必有悔有家各私其子此為王者無人職不軌
物官不立政如此則先聖之言廢五教之訓塞君臣之
道散上下之化替矣樂廣以平夷稱庾珉以忠篤顯受
寵聖世身非已有況及後嗣而可專哉所居之職若順
夫羣心則戰戍者之父母皆當以命子不以處也若順
謨父之意則人皆不為郡中正人倫廢矣順怡父之意

人皆不為獄官則刑辟息矣凡如是者其可聽歟若不
可聽何以許謨怡之得稱父命乎此為謨以名父子可
以虧法怡是親戚可以自專以此二塗服人示世臣所
未悟也宜一切班下不得以私廢公絕其表疏以為永
制朝議以為然謨怡不得已各居所職是時王導稱疾
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歆鑒壺奏以導虧法從私無大
臣之節御史中丞鍾雅阿撓王典不加準繩並請免官
雖事寢不行舉朝震肅壺斷裁切直不畏彊禦皆此類

也壺幹實當官以褒貶為已任勤於吏事欲軌正督世不肯苟同時好然性不弘裕才不副意故為諸名士所少而無卓爾優譽明帝深器之於諸大臣而最任職阮孚每謂之曰卿常無閑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壺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時貴游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為達壺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推奏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然而聞者莫不折節時王導以勲德輔政成帝

每幸其宅嘗拜導妻曹氏侍中孔恒密表不宜拜導聞之曰王茂弘篤痾耳若卜望之之巖巖刁元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岨當敢爾邪壺廉潔儉素居甚貧約息當婚詔特賜錢五十萬固辭不受後患面創累乞解職拜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時庾亮將徵蘇峻言於朝曰峻狼子野心終必為亂今日徵之縱不順命為禍猶淺若復經年為惡滋蔓不可復制此是晁錯勸漢景帝早削七國事也當時議者無以易之壺固爭謂亮曰峻擁彊

兵多藏無賴且逼近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為蹉
跌宜深思遠慮恐未可倉卒亮不納壺知必敗與平南
將軍溫嶠書曰元規召峻意定懷此於邑溫生足下奈
此事何吾今所慮是國之大事且峻已出狂意而召之
更速必縱其羣惡以向朝廷朝廷威力誠桓桓交湏接
鋒履刃尚不知便可即擒不王公亦同此情吾與之爭
甚懇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為外藩任而今恨出足
下在外若卿在內俱諫必當相從今內外戒嚴四方有

備峻凶狂必無所至耳恐不能使無傷如何壺司馬任
台勸壺宜畜良馬以備不虞壺笑曰以逆順論之理無
不濟若萬一不然豈湏馬哉峻果稱兵壺復為尚書令
右將軍領右衛將軍餘官如故峻至東陵口詔以壺都
督大桁東諸軍事假節復加領軍將軍給事中壺率郭
默趙允等與峻大戰於陵西為峻所破壺與鍾雅皆退
還死傷者以千數壺雅並還節詣闕謝罪峻進攻青谿
壺與諸軍距擊不能禁賊放火燒官寺六軍敗績壺時

發背創猶未合力疾而戰率厲散衆及左右吏數百人
攻賊麾下苦戰遂死之時年四十八二子盱眙見父沒
相隨赴賊同時見害峻平朝議贈壺左光祿大夫加散
騎常侍尚書郎弘納議以為死事之臣古今所重卞令
忠貞之節當書於竹帛今之追贈實未副衆望謂宜加
鼎司之號以旌忠烈之勲司徒王導見議進贈驃騎將
軍加侍中訥重議猶以為未厭衆望於是改贈壺侍中
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祠以太牢贈世子

眡散騎侍郎眡弟盱奉車都尉眡母裴氏撫二子尸哭
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湯聞之嘆曰
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於一門眡子誕嗣咸
康六年成帝追思壺下詔曰壺立朝忠恪喪身凶寇所
封懸遠租秩薄少妻息不贍以為慨然可給實口廩其
後盜發壺墓尸僵鬢髮蒼白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甲穿
達手背安帝詔給錢十萬以修塋兆壺第三子瞻位至
廣州刺史瞻弟耽尚書郎壺從父兄敦字仲仁父俊清

貞有識檢以名理著稱其鄉人卻詵恃才陵傲俊兄弟
俊等亦以門盛輕詵相視如讎詵以楊駿故吏被繫俊
時為尚書郎案其獄詵懼不免俊平心斷決正之詵卒
以免而猶不悛後為左丞復奏陷卞氏俊歷位汝南相
廷尉卿敦弱冠任州郡辟司空府稍遷太子舍人尚書
郎朝士多稱之東海王越聞召以為主簿王彌逼洛敦
及胡母輔之勸越擊王彌而王衍潘滔共執不聽敦廷
爭苦至衆咸壯之出補汝南內史元帝之為鎮東請為

軍諮祭酒不就征南將軍山簡以為司馬尋而王如杜
曾相繼為亂簡乃使敦監沔北七郡軍事振威將軍領
江夏相戍夏口敦攻討沔中皆平既而杜弢寇湘中加
敦征討大都督伐弢有功賜爵安陵亭侯鎮東大將軍
王敦請為軍司中興建拜太子左衛率時石勒侵逼淮
泗帝備求良將可以式遏邊境者公卿舉敦除征虜將
軍徐州刺史鎮泗口及勒寇彭城敦自度力不能支與
征北將軍王邃退保盱眙賊勢遂張淮北諸軍多為所

卷一百二十一
陷竟以畏懼貶秩三等為鷹揚將軍徵拜大司農王敦
表為征虜將軍都督石頭軍事明帝之討王敦也以為
鎮南將軍假節事平更拜尚書以功封益陽侯徙光祿
勲出為都督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假節尋進征南將軍
固辭不拜蘇峻反溫嶠庾亮移檄征鎮同赴京師敦擁
兵不下又不給軍糧唯遣督護荀璜領數百人隨大軍
而已時朝野莫不怪歎陶侃亦切齒忿之峻平侃奏敦
阻軍顧望不赴國難無大臣之節請檻車收付廷尉丞

相王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轉安南將軍廣州刺史
病不之職徵為光祿大夫領少府敦既不討蘇峻常懷
愧恥名論自此虧矣尋以憂卒追贈本官加散騎常侍
謚曰敬子滔嗣

劉超字世瑜琅邪臨沂人漢城陽景王章之後也章七
世孫封臨沂縣慈鄉侯子孫因家焉父和為琅邪國上
軍將軍超有志尚為縣小吏稍遷琅邪國記室掾以忠
謹清慎為元帝所拔恒親侍左右遂從渡江轉安東府

舍人專掌文檄相府建又為舍人于時天下擾亂伐叛討貳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跡與帝手筆相類乃絕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由是漸得親密以左右勤勞賜爵原鄉亭侯食邑七百戶轉行參軍中興建為中書舍人拜騎都尉奉朝請時臺閣初建庶績未康超職典文翰而畏慎靜密彌見親待加以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儋石之儲每帝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橫竊賞錫無德而祿殃咎是懼帝嘉之不奪其志尋

出補句容令推誠於物為百姓所懷常年賦稅主者常
自四出結評百姓家貲至超但作大函村別付之使各
自書家產投函中訖送還縣百姓依實投上課輸所入
有踰常年入為中書通事郎以父憂去官既葬屬王敦
稱兵詔超復職又領安東上將軍尋六軍敗散唯超按
兵直衛帝感之遣歸終喪禮及錢鳳構禍超招合義士
從明帝征鳳事平以功封零陵伯超家貧妻子不瞻帝
手詔褒之賜以魚米超辭不受超後須純色牛市不可

得啟買官外廐牛詔便以賜之出為義興太守未幾徵拜中書侍郎拜受往還朝廷莫有知者會帝崩穆后臨朝遷射聲校尉時軍校無兵義興人多義隨超因統其衆以宿衛號為君子營咸和初遭母憂去官哀服不離身朝夕號泣朔望輒步至墓所哀感路人及蘇峻謀逆超代趙允為左衛將軍時京邑大亂朝士多遣家人入東避難義興故吏欲迎超家而超不聽盡以妻孥處官內及王師敗績王導以超為右衛將軍親侍成帝屬太

后崩軍衛禮章頓闕超躬率將士奉營山陵峻遷車駕石頭時天大雨道路沉陷超與侍中鍾雅步侍左右賊給馬不肯騎而悲哀慷慨峻聞之甚不平然未敢加害而以其所親信許方等補司馬督殿中監外託宿衛內實防禦超等時饑饉米貴峻等問遺一無所受繼繼朝夕臣節愈恭帝時年八歲雖幽厄之中超猶啓授孝經論語溫嶠等至峻猜忌朝士而超為帝所親遇疑之尤甚後王導出奔超與懷德令匡術建康令管旆等密謀

將欲奉帝而出未及期事泄峻使任讓將兵入收超及鍾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任讓不奉詔因害之及峻平任讓與陶侃有舊侃欲特不誅之乃請於帝帝曰讓是殺我侍中右衛者不可宥由是遂誅讓及超將改葬帝痛念之不已詔遣高顯近地葬之使出入得瞻望其墓追贈衛尉諡曰忠超天性謹慎歷事三帝恒在機密並蒙親遇而不敢因寵驕諂故士人皆安而敬之子訥嗣謹飭有石慶之風歷中書侍郎下邳內史訥

子享亦清慎為散騎郎

鍾雅字彥胄潁川長社人也父曄公府掾早終雅少孤好學有才志舉四行除汝陽令入為佐著作郎母憂去官服闋復職東海王越請為參軍遷尚書郎避亂東渡元帝以為丞相記室參軍遷臨淮內史振威將軍頃之徵拜散騎常侍轉尚書右丞時有事於太廟雅奏曰陛下繼承世數於京兆府君為元孫而今祝文稱曾孫恐此因循之失宜見改正又禮祖之昆弟從祖父也景皇

帝自以功德為世宗不以伯祖而登廟亦宜除伯祖之文詔曰禮事宗廟自曾孫以下皆稱曾孫此非因循之失也義取於重孫可歷世共其名無所改也稱伯祖不安如所奏轉北軍中候大將軍王敦請為從事中郎補宣城内史錢鳳作逆加廣武將軍率眾屯青弋時廣德縣人周玘為鳳起兵攻雅雅退據涇縣收合士庶討玘斬之鳳平徵拜尚書左丞明帝崩遷御史中丞時國喪未暮而尚書梅陶私奏女妓雅劾奏陶無大臣忠慕之

節請加放黜穆后臨朝特原不問雅直法繩違百寮皆
憚之北中郎將劉遐卒遐部曲作亂詔郭默討之以雅
監征討軍事假節事平拜驍騎將軍蘇峻之難詔雅為
前鋒監軍假節領精勇千人以距峻雅以兵少不敢擊
退還拜侍中尋王師敗績雅與劉超並侍衛天子或謂
雅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
於寇讎何不隨時之宜而坐待其斃雅曰國亂不能匡
君危不能濟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執簡而至矣庾

亮臨去顧謂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責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剋復之効耳雅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及峻逼遷車駕幸石頭雅超流涕步從明年並為賊所害賊平追贈光祿勳其後以家貧詔賜布帛百匹子誕位至中軍參軍早卒

通志卷一百二十六